

# 中國邊政

## 第八期

### 目錄

|                    |     |
|--------------------|-----|
| 蔣總統青年節告全國青年書       |     |
| 對西藏抗暴六週年紀念會講詞      | 郭寄嶠 |
| 對成吉思汗的新認識          | 徐東濟 |
| 外蒙獨立與莫斯科陰謀(下)      | 張大軍 |
| 對匪俄在內外蒙交界地區發生紛爭的看法 | 東濟  |
| 史記匈奴傳譯名新釋(下)       | 趙尺子 |
| 時事述評               |     |
| 中國邊政協會第七次座談會紀錄     |     |
| 編輯後記               |     |

中國邊政雜誌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三月出版

# 蔣總統青年節告全國青年書

全國青年子弟們！

五十四年前的今天，國父號召全國各省革命青年，密集廣州，發動三月二十九日第十次革命，「以死來感動四萬萬人」，乃造成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光榮的史詩，亦就導發了當年雙十節武昌起義，全國響應，不三月而創立了中華民國，成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國家，燃起了「復興中華，建立民國」「有志竟成」的信念，指引男女青年光榮奮鬥的慧燈！

大家都知道，當時廣州舉義，革命志士，紛紛自製炸彈，對敵人進行暗殺，也運動防營，首義響應；有的還飾為嫁娶，轉運軍械，有的則流血五步，擊斃賊首，與敵人同歸於盡；每一個人都忘身赴義，爭任選鋒，以天下為己任，以後死為恥辱！因為他們明白「祖國存亡，在此一舉，事敗則四萬萬人皆死，事成則四萬萬人皆生！」

今天我們在對共匪毛賊戰鬥中，毛賊不但正是俄共所說的，對大陸同胞控制腸胃，「把消費限制到最低限度」的死亡邊緣，迫使他們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生不如死的日子！毛賊更盲目的推動世界大戰，「把武裝鬥爭絕對化」，在顛覆戰的同時，進行射擊戰，又繼之以原子戰的恫嚇，迫使整個人類，皆陷於世界性的熱核子災禍！

大陸同胞，現在憂國之危，乃又更甚於其愛身之死，所以今天我們正是處於「祖國存亡，在此一舉」的最後關頭，只有國民革命的反共鬥爭，得到全面的勝利，世界人類公敵——共匪，徹底消滅，才能使民族復興，全民皆生！並對亞洲與世界和平、人類福祉，再一次提供我們的貢獻！

青年子弟們！共匪毛賊以原子試爆為其瘋狂侵略的工具，為其威脅世界的詭詐手段，這並不是表示其科學的進步，而是更加暴露了毛賊對我大陸同胞羅掘壓榨、窮兇極惡的獸行，乃是殘忍的滅絕人類、反科學的野獸觀念，絕對的違反了我們愛好和平的民族天性！

共匪毛賊以原子擴散為其赤化世界、毒化人類的工具，在迫使世界成為共產主義的廢墟之前，乃必欲使我們大陸同胞先陷於覆巢之痛的空前浩劫！

時至今日，共匪毛賊搜括了人民的一切，也削弱了它自身的一切，以進行其——飢餓的自殺的原子試爆，就正和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納粹以其時間、資源、人力，全部投擲於發展V2火箭飛彈，以遲延肆虐，結果不過半年，即陷於滅亡的絕境，如出一轍！

但是，這還得說，如果海內外自由青年，不及時從沿海前線突擊反攻，大陸青年，不及時從敵內部起義發難，那就仍然無從阻止共匪為屬的罪孽，無從阻止大陸全體同胞淪於毀滅的命運！而迷惘的自由世界，如果仍然養癰貽患，姑息因循，而不能協助我們光復大陸，去終止共匪的原子威脅，那豈武好戰的毛賊，不久必將據有這種足以毀滅人類的核子武器，且必公然假其核子武器以擴大其共產主義的廢墟，使人類文明，毀於一旦！

現在國際上，除開對共匪原子試爆的迷惘以外，還有一部份人，仍然存在著對共匪殘酷的掌握了衆多的人口、廣大的空間、以及他長

期的控制時間的偏見和迷惘！殊不知——

一個羅掘俱窮、惡貫滿盈的匪偽組織，其人口愈多，飢餓愈大，剝削愈狠，民怨愈深，而其殘忍控制的罪惡，決無法逃避民生、民權、自由的怒吼，終必陷於深仇血淵「民欲與之偕亡」的歷史鐵則。

一個窮兵黷武、侵畧成性的民族敗類，其土地愈廣，樹敵愈衆！現在大陸，實際上家家都是反共的堡壘，人人都是毛賊的仇敵，以共匪浮腫的內潰的防禦，對我們內外夾擊的民族陣營，不但其防禦力分——我專為一、而敵分為十——並且覺醒的共軍民兵，就都將出現其辛亥革命、起義新軍的歷史重演！

一個惡貫滿盈、殘民以逞的暴虐偽政權，是無法在人心鼎沸、民主浪潮之前繼續存在的！在我們中國歷史上，暴秦之亡，由始皇而至於二世三世，都不過十五年！新莽之亡，也同樣不過十五年！我們中華民族，從古以來，不惟有九世復仇的志節，也有一日復齊七十餘城等無數的復國史蹟，且自民國以來，我們即曾對日抗戰堅持至十四年之久，取消了各國在華百年來一切不平等條約的事實！就是臺省淪為異族殖民地五十年的長時期，亦不能絲毫磨折我們的民族正氣！就如姜紹祖、羅福星、余清芳、鄭吉星、江振源、林火旺、蘭大獅諸先烈，凡是不願身為亡國奴，而立志光復之志士，無不為其熱愛民族、効忠祖國、犧牲奮鬥！而在全省各地，再接再厲、舉義成仁的同胞，更不勝枚舉！那末，出賣民族的共匪，輸入它外國祖師馬列主義的衣鉢，血腥統治我大陸十五年，其殘忍暴虐程度，超過了前者千百倍而不止！誰能說它的暴力，足以磨折我們五千年歷史文化的民族精神，和遏阻我們全體同胞報仇雪恨的反共決心！

當然，自由是由我們以自己流血的戰鬥去爭取的，自由是要以我們生命的犧牲作代價的，自由是要我們自己來保衛的——自由不是自然存在的，自由不是可以依賴的，自由也不是坐待敵人滅亡而可以徼倖得來的！因此，我今天要鄭重的號召全國青年子弟，以科學發展來報國，以投筆從戎來報國，以反共抗暴來報國，以戰鬥行動來報國！

大家明白，奸匪是以壓榨民衆的脂膏，竊取科學的伎倆，來擴張其侵畧；以原子武器試爆，威脅人類，毀滅民族，來作其統制世界的賭注；這種畸形的、跛腳的殘忍的作為，不是真正的科學，乃是反科學、反人性的罪惡的科學！我們所要發展的，乃是以國家自由，人民福祉為前提的科學，就是要以原子和平用途的發展，來開啓科學建國的道路！我們也要鄭重呼籲匪區的科學和技術工作者，拒絕參加毛賊這種原子罪惡的科學工作，並起而破壞匪區這種原子罪惡的一切科學設施，一齊來消除我們反共革命的障礙，開拓大家復國建國的道路！這二者就是我們青年子弟科學報國的光明的前途！

大家既知道，自由基地的臺省青年，他們在異族統制時期的五十年中，革命諸先烈，前仆後繼的表現了轟轟烈烈的民族氣節，和百折不回的愛國精神，其舉義成仁，不但足以與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後先輝映，而亦啓發了後來千萬青年革命報國的志事，所以在我們復興基地的青年子弟，一梯次一梯次的都以從軍入伍為榮！一批又一批的都以志願留營為榮！今天的復興基地，比之開國時期的武昌、北伐時期的廣州、抗戰時期的重慶，雄壯強盛，倍徙千萬！今天就更更要呼籲我全國青年，都承接我們民族的精誠大義，也都要認清完成國民革命，就是現代青年救國家、救自身的事業！參加反共戰爭，就是現代青年爭自由、爭生存的機會！人人效法先烈，念念毋忘在莒，時時以光復大陸、拯救同胞、消滅共匪、肅清國恥，來開啓我們中華民族青年子弟光明的前途！

——這些年來，大陸革命抗暴運動，幾乎是毛匪的心脈跳動一次，就有一次反共抗暴的事件發生。毛匪下放四千多萬青少年到農村

一、荒山、沙地、邊區、「插班落戶」，每人每年至少要挨過三百六十個悲慘痛苦的「勞動日」，這四千萬青年，都是要對共匪討還血債、與匪不共戴天的青年，亦正是普遍散布在全國每一角落，反共反毛的急先鋒。因為誰也明白，共匪對大陸同胞，尤其是知識青年，無時不在「鬥爭」之中，無地不在「清算」、「公審」之中，亦即他們無時無地不在死亡的處境之中掙扎，與其在這樣「勞改」「下放」「清算」「公審」中，討牛馬不如的非人生活，自不如對共匪在社會中搏鬥，戰場上拚命，以牙還牙而死，遠為壯烈光榮！十五年來，我時刻懷念大陸同胞的悲慘生活，我更懷念大陸青年和知識份子被迫洗腦的奇恥大辱！而今天尤其關懷青年畫家李澤浩志士的生死，深望其和我們仍有相聚的一日，萬一他不幸被毛賊逼害，犧牲殉國而死，則其死猶有重於泰山，我相信大陸上正有千千萬萬的李澤浩，繼其遺志，要與共匪搏鬥到底！這種為反共雪恨、救國救民而死，比之被共匪整死、拖死、含冤忍辱而死，不是更有價值麼？再說，像毛共空軍中劉承司、邵希彥、高佑宗等的投奔自由，起義來歸，他們既有有用武之地，又有復仇之時，既得自由，又有前途，而且他們今天都已在臺省娶妻生子，享受其家庭天倫之樂，則我大陸青年何所畏而不投奔自由呢？我今天要告訴大家，只要你們有決心反共抗暴，對匪鬥爭，你就可以在你的周圍，得到同心組織的接應；你就可以和海空突擊、與大陸游擊的國軍，一致行動；亦就可以取得武器和革命的旗號，糾合同志，一齊來復仇雪恥，獲得自由！

——總之，反攻復國戰爭，是中華兒女有志青年，任何人都不能自外的革命戰爭，所有海內外青年，都要團結一體！一切口誅筆伐，都要瞄準共匪而戰！一切炸彈手槍，都能針對毛賊而發！我常說「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現在就是青年爭自由、爭生存——但亦是青年要下定犧牲流血的決心，貢獻個人的生命幸福——以奠立國家民族百世不拔的基礎，而流芳萬古的時代！只有能經得起時代嚴厲考驗的青年，才能在浴血苦鬥中，創造時代，掌握勝利！大家知道，辛亥革命的青年志士，他們都是「以死來感動四萬萬人」，作為自己的責任，而這亦仍然是今天知識青年的模範，反共革命的先驅！所以青年是反共革命的前鋒隊，青年是民族復興的創造者，只有海內海外青年，集中自己民族的精神、智慧和能力，一齊以戰鬥的行動來反共復國、來拔毛救民——以我們海外青年的民族大義，直接間接的參加反共革命事業，去和共匪的「統戰」陰謀，針鋒相對！以我們敵後青年反共抗暴的組織，去和共匪鎮壓鬥爭的「槍桿子」，針鋒相對！以我們復興基地青年「耕者有其田」的農業生產大軍，去和共匪整垮了的「人民公社」，針鋒相對！以我們「工業起飛」的工業生產大軍，去和共匪栽倒了的「生產大躍進」，針鋒相對！以我們「倫理、民生、科學」的三民主義大軍，去和共匪徹底破產了的「共產主義建設總路線」，針鋒相對！進而予共匪以全面的、根本的摧陷廓清，我們的復國建國大業，就會很快的獲致最後勝利和徹底成功。

全國青年子弟們！今天祖國的存亡成敗，就是我們全國青年子弟自己生死榮辱的關頭！今天就是青年自己的時代！所有全國男女青年，就都是我們中華民國的主人！只要大家繼承我們國父和先烈的民族革命精神，忘身赴義，來衝破這個共產主義殘忍的黑暗時代，來拯救世界人類文明，瀕於毀滅的浩劫，亦就可重建一個永遠不再有奴役、不再有饑餓、不再有侵略恐怖的三民主義光明的更新的時代！這就是說，我們大家都要像國父所昭示的「以先烈之犧牲精神為國奮鬥，實現吾人理想之真正中華民國，使此一部建國血史，傳之萬世而不朽！」

附註一：暴秦之亡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併吞六國，稱始皇帝，傳至二〇七年，三世子嬰為漢所滅，共十五年。

附註二：新莽之亡

王莽於公元八年篡漢，建號曰新，至二十二年，為光武所滅，歷時亦十五年。

# 對西藏抗暴六週年紀念會講詞

郭寄嶠

民國五十四年三月十日於臺北

今天是紀念西藏抗暴六週年的日子，本人得與各位在臺胞聚集一堂，感覺非常快慰。回憶六年來西藏同胞在阿周公佈札西與嘉瑪桑佩諸先生領導之下，英勇奮鬥，不屈不撓，無任欽佩。不幸阿周公佈札西先生已瘞志而歿，更令人不勝悼惜。

世界上因遭受共產黨侵略叛亂，而顛沛流離與犧牲性命的人民，都已不計其數。共產國際妄想赤化世界，奴役人類，進行滲透顛覆，無所不用其極。但蘇俄因受外在阻力及內部矛盾的困擾，早已知難，不得不權變策略，叫出「和平共存」的口號。但中共匪幫不自量力，對外竟謀爭取共產世界領導，並企圖席捲東南亞，進出印度洋，顛覆中南美，及攫奪非洲，以稱霸世界。對內更藉「民族自治」號召，實行匪黨獨裁專政，魚肉人民。所以共匪在邊疆實施所謂「民族區域自治」，表面上好像人民都可當家作主，事實上係以匪幹攫取地方各級政權，由下而上，分層操縱，以達到由上而下的全面控制。

在共匪竊據西藏初期，係以「和平協商」誘騙人民，提出虛偽動聽的口號，如尊重政治體制，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宗教信仰自由，及維護寺廟財產等，一切改革都標榜尊重人民意見，不加強迫，以騙取人民的支持合作。等到共匪

## 對成吉思汗的新認識

徐東濟

一代偉人成吉思汗，於宋高宗紹興二十五（公元一一五五）年在蒙古部落社會裏誕生，自幼過着遊牧的生活，未曾接受良好的教育，但憑着他的智慧和勇敢，却建立了橫跨歐亞的龐大帝國，完成史無前例的偉大事業，諸如不分種族，用人惟才；溝通中西文化，啓蒙歐洲；開發交通，便利商賈貿易；始創閃電戰、情報及心戰的戰術思想；擊敗俄羅斯海盜，成爲人類有史以來第一位抗俄成功的聖人。他的豐功偉績，就今天的時代眼光來看，其思想之新穎，影響的深遠，尤值得我們歌頌讚揚，追思懷念。本年四月二十二日適逢成吉思汗大祭之期，謹就管見所及敬撰此文，以紀念一代偉人成吉思汗，藉喚醒國人效法先賢，堅定我們反共抗俄必勝的信念，早日完成復興建國的大業。

### 一、充分發揮議會制度的功能

成吉思汗雖出身於貴族，但祇是一個部落的年輕首領，在他開始創業的時

建立軍事政治據點後，便自食前言，一切以軍事力量加強控制，加速陸空交通建設，乃實行所謂「民主改革」，但因人民的眼晴是雪亮的，洞悉共匪欺騙伎倆，激發不可遏制的憤怒，更使共匪暴露出猙獰的真面目，於是便先後排除西藏人民精神信仰所寄的達賴和班禪喇嘛，開始實行其所謂共產主義社會建設，大肆殘害我善良藏胞，真是罄竹難書。

國際共產黨徒，到處滋生事端，而中共匪幫更屬野心勃勃，儘管民主國家極度容忍，但終有觸發熱戰之一日。根據各國專家統計，東西双方武力比較，共產國際仍遠爲落後，此即蘇俄所以一再倡議「和平共存」的緣故。至於中共匪幫更是毫無基礎，危機四伏。現代戰爭須恃民力雄厚，所謂民富而國能強，故一旦大戰爆發，則大陸同胞必因嚮往自由，反對奴役，紛紛揭竿而起，如水之就下，浩浩蕩蕩，時勢所趨，共匪暴政必歸滅亡。

今日紀念西藏抗暴六週年，吾人首須認清國際形勢，不可消極悲觀。儘管當前處境或有艱窘，致對諸位照顧亦有所不週，但相信我們前途必然光明，終有打回大陸，重整家園之日。我們應該追隨先烈血跡前進，要爲死難同胞復仇，並爲拯救在大陸水深火熱中苦難同胞而努力。

候，幾等於赤手空拳，並且遭遇到隣近部落的迫害，而在經過他的堅苦奮鬥，機智和謀略的運用下，不但統一了蒙古各部落，進而還建立了橫跨歐亞的龐大帝國，管轄着當時已知世界土地的五分之四，使歐洲的幾個歷史創造者如凱撒、亞歷山大及拿破倫都不能和成吉思汗相比擬，我們在今日來研究他成功的因素，當不難發現是由於成吉思汗能够團結蒙古各部落，充分運用了民主制度——「康利爾台」類似今日的議會。

「康利爾台」蒙古語義爲聚會，就現有的史籍查考，它的重要權責約有三項：

第一爲選舉大汗（即皇帝）：當時蒙古選舉可汗的儀式，從片段的文獻中看到，是在大會前三日，先設宴歡聚，互相聯絡情感，藉機協調意見，到了正式會議開始，即可各人發揮自己的意見，廣泛的討論，最後取得絕大多數的同意後，即進行選舉可汗。因爲選舉可汗須有大多數的贊成，此種制度便可避免

有權勢者所獨斷操縱，而能够依從多數人的公意，選出一位可孚衆望的首領爲可汗，來領導他們。故所選出的可汗，如俺巴孩、忽圖刺、鐵木真（即成吉思汗）、闊窩台諸汗，都是一代英主，所以國運昌隆。

第二爲決議對外宣戰：成吉思汗每次攻伐一個部落或敵國，一定要召開庫利爾台，討論全國應與應革的重要事項，以安定後方，積極備戰；其次爲研究敵情，宣佈攻伐的理由，說明敵人的罪狀和必須報仇雪恥的原因，並詳細討論作戰的方略，以期衆志成城，師出有名。所以成吉思汗每次發動對敵作戰，都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

第三爲宣佈與修正重要的政令：在當時的蒙古游牧部落社會，到處是沙漠，游牧生活遷徙無定，軍隊又多屬騎兵，行動却又快速，因此秩序與紀律的維持，當爲建國的首要工作。所以鐵木真被選爲成吉思汗後，除大封功臣外，特派失吉忽秃忽爲大斷事官，商定大法令（即大雅薩），並交庫利爾台討論修正，務求盡善盡美，貫徹實施。其內容大致分爲：（一）最高基本法，（二）聖旨或上諭，（三）箴言（行爲準則，要自動去遵守）。據史學家沃爾納德斯基（George Vernadsky）的看法，此項蒙古大法典，可能在一二六〇年公佈施行。

## 二、閃電戰術的創始者

閃電戰術雖是現代戰略戰術上的名詞，爲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軍所使用，其後各國亦競相仿效，而實際創始者却是成吉思汗。所謂閃電戰的要點，在行軍時以摩托化作兵團運動的重心，行動快速，使敵人於驚疑未定之時，無暇準備抵抗而被迫訂城下之盟。成吉思汗是一位軍事家，具有組織和領導的智慧，早在十三世紀他已重視情報和心戰的運用，尤其是他從作戰經驗中，更創造了閃電戰術。原來他的部隊都是騎兵，也就是當時世界上最具機動性的部隊，這些騎兵自幼生長鞍馬間，一年四季，以放牧打獵和習戰爲生，已做到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所以每逢作戰，在敵方向未聚集兵力以前，他的騎兵早已「兵臨城下」，假如敵方在此一據點駐守重兵防衛堅強，他就立即移動騎兵轉擊另外較弱的一環，或迂迴攻擊敵人大後方，使敵方頭尾不能兼顧，窮於應付；有時他把騎兵在同一時間，從不同的方向，來襲擊一個據點，正如孫子所說：「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有時也集中兵力用快速的行動，實施袋形的大包圍戰，如克勞塞維茨的用兵構想：「戰術上許可兵力的逐次使用，然戰略上則常須同時使用。」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軍隊最喜歡使用的「雙重鉗形與縱包圍」戰法，所以沃爾納德斯基在他的名著「蒙古與俄羅斯」一書中，曾列舉後世許多軍事專家研究成吉思汗戰術和戰略的著作，尤其是他創造的閃電戰術，最爲人所稱讚和習用。

## 三、促進中西文化的交流

近年聯合國國際文教組織，致力於文化交流工作，希望從思想競爭中擊敗國際共產思想毒化的侵略，逐漸達到我國孔子和國父孫中山先生所倡導的「世界大同」目標。此種文化交流造福人類的事業，在十三世紀成吉思汗即已全力進行了，舉例來說，在歐洲文藝復興以前，東方文化影響於西方最深者爲羅盤針、火藥及印刷術，成吉思汗的大軍西征時，不僅帶去的是戰爭，而且毫無保留的將我國的文化事物傳到歐洲。因爲有羅盤針的應用，使西洋航海術大爲進步；有火藥的傳入，使歐洲作戰的方法大加革新，用砲的火力摧毀了歐洲中古時代封建堡壘，才得產生近代西洋的民族國家；由於印刷術的傳授，荷蘭人科斯基加以改良爲活字印刷術，因而增廣文化的傳佈，歐洲民智大開，促成了文藝復興和宗教革命，啓蒙了歐洲近代科學。其他如我國的算盤，至今尚爲蘇俄、波蘭婦女所沿用；紙幣亦爲我國的發明，從元代的交鈔傳入歐洲，也被歐洲所採用。

至於當時歐洲的文明新事物，成吉思汗亦擇精吸取，西征時更搜集携回我國應用，如元史天文志所載，有西域儀象，爲西域人札馬刺丁所造，內有渾天儀、渾天圖、地理志及其晝夜時刻器等，其餘如數學及醫藥書籍亦曾大量傳入，對我國當有良好的影響。

## 四、開發中西間的交通

實業計劃爲國父孫中山先生所親擬的建國藍圖，依照此項計劃總綱的規定，其中心工作合計十項，首即開發交通，可見交通對於建設的重要。成吉思汗爲着戰爭和建設的需要，當時對於開發中西間的交通，也曾給予相當的重視和用力。本來中國與西方的交通，開闢已久，如兩漢與大秦（今羅馬），隋唐時與波斯、印度，均曾注意經營，可是却未能暢行無阻，直到成吉思汗爲保護商旅而復仇，揮軍進擊中亞時，由於他的銳意開發交通，始將中西間的道路闢爲坦途。按當時中西間通路計爲兩條，一條爲陸路，又分作兩道，一爲欽察道，是從我國嘉峪關起，通達克里米半島的泰納港；一爲波斯道，也是從嘉峪關起，以達熱內亞與威尼斯。另一條爲海路，亦稱香料路，是由我國泉州起，乘船航達波斯灣的忽里模子，再從此登陸到台伯利智，而轉往歐洲各地。

成吉思汗除了對交通的開發重視外，而且非常注意保護和行旅的安全，尤其是陸路方面，東起我國東海濱，西達歐洲，交通線幾達兩萬餘里，沿途重要地點均設有驛站（蒙古稱站赤），並派兵駐守，以維行旅的安全，及查看路途損壞情況，隨時加以修繕。因此西方的商賈、傳教士、藩王、使臣、旅行家，一時絡繹於途，而蒙古的首邑喀喇和林，也變爲世界之城，可與現在的華盛頓、倫敦相媲美。我們今日已進步到太空時代，陸海空交通無阻，瞬息萬里，便利已極，微波電話電報更能傳真，人與人或國與國間的往還，發展到無法形容。

的迅捷，但若回顧到十三世紀，對於成吉思汗的遠大成就，仍不能不深表崇敬。

## 五、具有重視商業的遠見

我國社會習俗對職業的評定，向以士農工商排列，以分其等級，此種錯誤的觀念，迄至目前仍未完全革除，史學家蔣廷黻博士兩次回國逃職，向各界發表他旅美十餘年的觀感時，認為美國的富強，是得力於重視商業，值得我們借鑑，並以此喚醒國人急起直追，可說語重心長。

但是我們回顧成吉思汗的時代，却特別重視商業，甚至為保護商人的權利而不惜一戰。據史載成吉思汗於滅西遼、降格耳魯、畏吾兒後，其西邊國界已與花刺子模相接，成吉思汗以為自己領土廣大，並不想再事擴張，惟對與花刺子模通商一事，甚感興趣。緣以蒙古荒涼的草原上，物資向感缺乏，故對商人互通有無，特予協助，適當時兩國間商務往來頻繁，為謀通商便利起見，乃派回教徒使臣三人，携銀錠、麝香、玉器等名貴毛氈等物，往謁其國王阿拉哀丁，並致國書云：『……然僕既富且強，若更窺兵於他國，其勢自易，今所最希望者在兩國之通商耳。』迨蒙古使臣歸後不久，花刺子模所派三使臣亦來回拜，運來絹布等物甚多，成吉思汗厚賞其值，並予以熱誠招待，該使臣歸去時，且令諸王、諸那顏、諸將等各出私資，遣人隨使臣往花刺子模購買珍品，一行百餘人行抵花刺子模訛答刺城，守將欲沒收其貨物，便誣指商人為間諜加以殺害。殺死商人的消息傳來，成吉思汗會驚極而泣，當派使者致書阿拉哀丁云：『君前與我約，不許虐待商人，今違背約，枉為一國之主，若訛答刺虐殺商人果非君命，則請以守將付我，聽我懲罰，否則請以兵戎相見。』於是引發一二一九年成吉思汗西征花刺子模的大戰，蒙古軍獲全勝，特爾中西間交通線兩條

## 外蒙獨立與莫斯科陰謀

### 三、滿清霸權在外蒙失墜

俄國帝國主義的蓄意侵佔外蒙並非一日，及至將蒙人的獨立運動策動成功後，為了爭取此一千載難逢的良機，其積極的經營計劃和獨佔狀態不惟突破了東進歷史上的任何時期，而且亦改變了原有的對各民族統治的策略。所以一面以軍隊進行佔領，一面扶持蒙古人「獨立」。

外蒙一批統治階級獲得了俄國的支援以後，愈加猖狂而不可遏止。滿清官吏身居危城，日夜不安，尤其三多更為恐慌。入蒙的八百餘俄兵，除了駐紮在喇嘛圈迤北大道及東蒙與西庫倫一帶扼守外，庫恰大道上輻重車輛鱗鱗不息，

沿途均設驛站，以便利商賈的往來。

## 六、第一位抗俄成功的英雄

俄羅斯人最初所建立的國家，應始自其祖先海盜盧立克的諾夫格勒王國，這些海盜子民，先天具有掠奪和侵略性，成吉思汗的祖先和俄羅斯海盜結仇的原因，就是因為俄羅斯人有侵佔蒙古部落的領土，和掠奪羊馬的海盜行為而起，對於此種史實，俄羅斯的歷史曾經不諱人言的記載着：「一〇三二年克薩克英雄拓展疆土，越過烏拉山與蒙人發生衝突，斯後即不斷有英雄過烏拉山獲取皮毛……」當時蒙古同胞為保護自己的財產——羊馬，反抗俄寇的侵略，也有很多英勇悲壯的故事，流傳在蒙古各部落社會，激起人們同仇敵愾之心。到了成吉思汗統一蒙古部落，當然應負起復仇保土的責任，而且恰巧在這個時期，企圖謀害成吉思汗的蔑里乞部酋長的長子忽禿，因戰敗逃入烏拉山的欽察國，那時俄國還是一個未統一的國家，除俄羅斯外尚有欽察、阿蘭、勒思吉思、薛兒客速諸部，忽禿既被欽察收容，成吉思汗會乘進討花刺子模之便，遣大將者別及速不台前往問罪，欽察與俄羅斯等部會集合十萬人，與蒙古軍作戰，最後仍被成吉思汗的大軍打垮，震撼了整個的俄羅斯。經過十六年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和者別又率軍征俄，曾攻陷莫斯科、基輔等城市，至南宋理宗淳佑三（一二四二）年在伏爾加河下游的薩萊建立欽察汗國，澈底摧毀俄羅斯海盜向外侵略的力量，欽察汗國建國垂二七十年之久，在此也使歐亞二洲得過二百七十年太平日子。假設不是成吉思汗具有遠見，恐怕俄寇早在三百年前就征服歐洲了。今天自由世界恐懼蘇俄的赤化，已感到束手無策，綏靖姑息，希望苟安於一時，無任何一個民族敢於抵抗蘇俄的侵略，在此時紀念成吉思汗，怎能不叫我們奮發興起呢！

下

## 張大軍

蕭蕭馬聲晝夜不絕。三多見大勢將去，除了向蒙古當局一再解釋說，要求停辦新政，馬大臣已奏請奉准，何如此反覆？並稱汝等有何負屈不妨詳為直陳，可由本大臣奏明辦理，何必求援外人？竟自調集俄軍入境，究竟是何用意？蒙人均置之不理。三多又央求蒙古大臣彭楚克車林貝子、桑桑巴特·巴特瑪多爾濟、那木薩賴公等向哲布尊丹呼圖克圖求情，或將已來的俄兵退回，或電俄勿再續派，然後再商善後辦法，往返磋商，千回百折。最後，哲布允電俄阻止續派兵隊，但俄軍仍如潮水一樣湧入外蒙。

十月十日（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的風聲遍佈於全國後，信傳庫倫，中蒙兩方人心鼎沸，兵備處的總辦藉機引退，並自派蒲鑑代理，蒙民復

要求裁撤兵備處，並請將兵備處截留之金砂稅，仍歸庫倫公有，蒲鑑不允。三多鑒於情勢危殆，爲了安撫民情，遂建議撤銷蒙民反對最力的兵備處，當時他的電文中說：

「內閣軍諮府、陸軍部、理藩部鈞鑒：前奉鈞電，令將新政有碍蒙情者酌量變通，從緩辦理等因。查蒙人反對者雖非一端，而於兵備處爲尤甚。會據情先行裁撤，並將該處所管之卡倫臺站等仍歸辦事大臣直接管理，以免貽誤。該處應需之馬匹柴炭等，蒙古亦不認供給，均由多等檄據七月二十一日鈞電，一律批准，以慰蒙情。茲又據蒙古三處呈稱：奉准新政緩辦，蒙衆均甚感激，惟兵備處亦在新政之列，該處濫費巨款，激動蒙情，並未辦出有益事件，若將該處大小官員仍留庫倫於地方，窒碍甚多，蒙情益深疑懼等語。查多等上年議練新軍，曾經宣佈宗旨，蒙人本無異言，兵備處障礙甚多，時勢所迫，練兵一事祇能暫作緩圖。……查現庫倫情勢危急，自應曲順蒙情，亟圖補救，尤應注意外交，以免外人藉口，擬將兵備處即行裁撤，以釋羣疑。再多才力竭蹶，應付俱窮，並懇俯從迭次申請另簡賢能，以維邊局。……」

清廷接獲三多此項電文後，審度情勢，除允准將兵備處撤銷外，並勸三多力任其難。可是在十月這個月裡，俄國的工作空前積極和忙碌，陸軍部長蘇克何姆里諾夫 (Sukhomlinov) 除了將步槍一萬五千枝、彈藥七百萬發交給伊爾庫茨克軍區司令部，十一月間庫倫的活佛代表向俄請發槍枝時，俄即以「私人商業軍火」的名義連同戰刀一萬五千把交給外蒙。當時駐蒙的俄領，不惟是外蒙叛變的主使者，而且是武器的分配者，外蒙的反祖國的鬭爭成爲俄人工作的主題。

原在十一月中旬，杭達多爾濟等由俄回蒙，認爲這次出使俄國的使命已經成功，且俄人在大力的支助，獨立一事是刻不容緩了。而外蒙的一批王公喇嘛也乘中國的革命之際，先組織了獨立的王公委員會，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即農曆宣統三年十月初八日）召集了附近各旗的蒙古部隊開到庫倫，於十一月三十日（農曆十月初十日）宣佈獨立。並以四盟王公喇嘛署名的呈文致三多施以脅迫，其中有云：

「現聞內地各省相繼獨立，革命黨人已帶兵取道張家口來庫，希圖擾亂蒙疆。我喀爾喀四部蒙衆，受大清恩典二百餘年，不忍坐視。我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已傳檄征調四盟騎兵四千名進京保護大清皇帝，請即按照人數發給糧餉槍械，以便啓行。是否照准，限本日三小時內明白批示。」

這簡直是哀的美頓書，如真的保護大清皇帝也不能僅限三小時的期限。三多無奈，訪彭楚克車林貝子商討，彭拒不見。三多甫經回署，哲布又派來王公喇嘛數人面稱：

「我奉哲佛諭，本日午後各王公所遞呈文尚未批下，想難邀准。現蒙古已

定宗旨，決自行保全蒙土，定爲大蒙古獨立帝國，公推我佛哲布尊丹巴爲皇帝，不日將要登極。惟念貴大臣有私人友誼，不忍用強硬舉動，特派我等來請貴大臣，明日即速帶文武官員兵丁等出境，如願取道臺站，本蒙古仍照舊供給。」

三多回答略稱：

「本大臣前因到任以來，屢拂蒙意，是以屢請開缺，乃朝廷一再挽留，致蒙古有今日之舉動。以我愚見，如本大臣辦事不治蒙情，毋寧將本人殺死，不可受人愚弄將蒙古送於他人之手。假如不願內地官吏管轄，欲改爲自治，本大臣立刻電奏請旨，但不能倡言獨立。」

各王公云：

「我輩係來此送信，並派來商量公事！」

旋不告而別。是晚七時許，忽接哲布活佛的最後通牒，限三多離境，其通牒中說：

「爲札飭事，照得我蒙古自康熙年間隸入版圖，所受歷代恩遇不爲不厚。乃近年以來滿清官員對我蒙古欺凌虐待，言之痛心。今內地各省既皆相繼獨立，脫離滿洲，我蒙古爲保護土地、宗教起見，亦應宣佈獨立以期萬全。現由四盟公推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爲蒙古獨立大皇帝，不日即御極，庫倫地方已無需中國官吏之處，自應即時全部驅逐，以杜後患。令札札飭三多。札到該三多即便遵遵，限三日內帶同文武官員暨馬步隊等趕速離境，不准逗留，如敢故違，即以兵押解回籍。……」

當夜，三多即傳馬步防營兩管帶到署籌商應付之策。該管帶聲稱馬隊一營兵丁二百五十名，除秋冬二季派赴宣化四十名領餉未回外，尚有派出恰克圖及後地七處駐防者六十名，兩大衙門守衛二十名，僅餘一百三十名，這一百三十名兵丁，槍枝彈藥，彈藥缺乏。至所練的巡防部隊一百名，所用者係後膛礮，若與千餘名俄兵及四千名蒙兵開仗，惟有犧牲血肉，無何對敵可言。三多聞此，知大勢已無法挽回，更無法在國內調兵，因爲清廷旗兵已無法應付到處民軍之革命。至此，只有召集印房滿漢官員共議應付辦法，並按差使等發給川資。又令防營管帶領全營兵夫隨同南回，不料是夜防營兵丁因開餉幾至譁變，三多無奈，只得由印房提出銀五千兩補發始得無事。到翌晨（即十一月三十一日），俄蒙兵到防營繳械，並將西庫倫、大臣衙門及印房一帶完全佔領。更於十二月一日發表了告民衆書。有云：

「我們蒙古自古就是一個獨立國家，因此，根據古代的權利，茲特宣布蒙古爲獨立國，成立新政府，並賦予以自行處理本國事務而不受他人約束的權力。由上述，茲特宣布，我們蒙古從今以後不再服從滿清官吏，他們的權力正在完全消滅，他們因此均應離此回國。……」（俄茲拉特金著蒙古人民共和國發展史）

當時外蒙的混亂已達於極點，三多目親俄蒙人的猖獗亦無法制止，更也無法逃脫那混亂的漩渦。三多如日坐愁城，除了向過去比較接近的蒙古王公求情外似別無他途。後來俄領鑒於此一局面無法解決，旋派通譯向三多勸說，蒙古王公不聽俄國的勸阻，致有此次的事變，如大臣久居官署生命堪虞，俄領欲請大臣先到俄領館避難，然後由俄派兵護送回國。三多從其意，衛隊遂為俄國繳械，十二月五日由俄領館派哥薩克騎兵十五名護送至恰克圖，搭乘西伯利亞火車回京，所有在外蒙之滿清官吏，風流雲散，而大清皇權也隨着國內的動盪在蒙古高原結束。

#### 四、大蒙古帝國的出現

外蒙的政局如此亂了十餘天，於同年（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宣統三年十一月初九日），在俄人導演下的大蒙古國正式成立，哲布尊丹巴自稱為皇帝，並改元「共戴」，又用四部八十六旗札薩克名義通牒中外。更組織政府，下轄內務、外務、兵部、司法、財政五部，登基的儀式係採用俄國儀節。哲布登贊時，其妻額爾德尼也范北廟受賀。哲布着蒜瓣黃冠，御繡龍黃袍，文武官員均服蟒袍。以達喇嘛車林齊密特為內閣總理；三晉諾顏汗、那木蘇倫為副總理。以萬壽宮改為內務部衙門，總理達喇嘛車林齊密特兼內務大臣，喇嘛多爾濟巴多為副內務大臣。以前清印房作為外務部衙門，杭達多爾濟親王（親俄派）為外務大臣。以庫倫辦事大臣衙門改為財務部，以土謝圖汗盟長察克都爾札布為財務大臣。以行臺改為兵務部，以達賴王棍布蘇倫為兵務大臣。以筆帖式衙門為刑部（司法部），以那木薩賴為司法大臣，烏泰為司法部副大臣。海山為內務次官，陶什托胡為兵部司官，餘均晉官加級，外蒙「獨立」的形勢遂完全告成了。

五部的官制也大加改革，內務衙門兼管典禮臺站事宜；兵務衙門兼管教育、電政、礦務各事宜；兵務衙門兼管各項工程、巡警事宜；財務衙門兼管稅課各事宜；司法衙門兼管中俄民刑會審各事宜。另設總理一員，由以上五衙門中公舉大臣一員兼充，總管官署各事宜，茲將各衙門的官制列左：

①內務衙門大臣一員，副大臣三員，正司官卿一員，副司官卿一員，主稿六員，典禮官二員，筆帖式十二員，尼爾巴喇嘛一人。

②外務衙門大臣一員，副大臣二員，正司官一員，副司官二員，主稿六員，筆帖式十員，繙譯官二員，漢文筆帖式二員，通譯二員，尼爾巴喇嘛一人。

③兵務衙門大臣一員，副大臣二員，正司官一員，副司官二員，主稿六員，筆帖式十員，尼爾巴喇嘛一人。

④財務衙門大臣一員，副大臣二員，正司官一員，副司官二員，主稿六員，筆帖式八員，尼爾巴喇嘛四名，副尼爾巴喇嘛二名。

⑤司法衙門大臣一員，副大臣一員，正司官一員，副司官二員，主稿四員

，筆帖式五員，司獄二員，尼爾巴喇嘛一名，通譯一名。

還有上下兩院之組成，上議院以衙門正副大員暨在庫倫向級王公組織之，以總理為議長，凡事以議長取決之。議院權限，尋常討論關於各項條例規章之規定，暨審查核定歲入歲出數目，並解各衙門咨交應辦各案；各盟旗應辦事件；所有交會議決事件，先由下議院核議，擬定辦法，呈候上議院決定覆核。如下議院所擬，上議院視為妥善可行，即分別准行。遇有不合之處，得加以修正，或駁交下議院覆議。這是政治組織方面的情况，但不能不使人懷疑的，所謂外蒙的獨立，僅係一羣僧侶、貴族、王公的抬頭重操政權，不過是由滿清王朝的辦事大臣、或駐屯將軍手裡轉於蒙古人手裡而已。而且他們的階級利益還特別看得重，尤其僧侶階級們，除了仍保持着隸民及喇嘛只對他們的寺院有義務外，不對其他有負擔，因而，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國民對政府沒有義務，同時一般政費還須一部分供給寺廟使用，所以後來橫征暴斂的事件便發生了，此地暫置勿論，且看其獨立後的擴軍情形。

在外蒙的兵制，本來男女十八歲即有當兵的義務。其軍械均各自備，除耕牧外幾盡為兵。其組織法，以百五十人為一佐領，以五十人為常備兵額，合佐領而成旗，一旗之組織設旗長（札薩克）一人。協理臺占二人，管旗章京二人，副章京一人，參領一人，驍騎校六人，領催三十六人，驍騎三百人，共計兵數為三百五十四人。計土謝圖汗部二十旗，共二四八八八；三晉諾顏汗部二十二旗，共二一五〇〇人；附屬魯特部二旗，共二二八八；車臣汗部二十三旗共二五六〇人；札薩克圖汗部十旗共一三八八八；附屬特部一旗共六十一人，總共外蒙兵力為數九七一〇人。但在獨立後，哲布尊丹巴始檄四汗各出兵千人，復招集鬍匪二千人，以之分路進攻，扼守要隘，其新舊各兵皆不知槍械之用。嗣又分諭四部，各徵兵萬人，其統兵各員如白差爾、乞卡爾、陶什托胡等皆係鬍匪首領。所招之兵每月給十五元，各蒙旗所撥之兵每日給羊三隻，磚茶半塊，各路之兵皆以俄人統領而指揮之。

本來在獨立之初，當時外蒙聚兵不過四千人，皆係烏合之眾，而非訓練之師，因為俄軍入境，鼓舞起各盟旗民衆組織的興趣。當時庫匪乘勝四竄，節節抵禦官兵，並非外蒙兵力之雄，而係俄人在幕後操縱的成功。庫倫政府也深知其戰鬪力薄弱，指揮官的缺乏，以及裝備補給等的困難，深恐我國軍隊反攻難以支持，所以在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的三月，亟聘俄人為指揮官，更訂了招聘契約，其內容有以下各條：

①庫倫政府聘俄國武官克羅斯維茲為蒙古陸軍指揮官，月俸五百元。

②庫倫政府待遇克氏應有禮儀，下級從政官皆以上賓禮待之。

③以一年為契約期限，不得變更。

④如一年軍隊教育尚未完成，應再續約。

⑤克氏一人如因事過繁劇，得更招聘副指揮數人，但以俄人為限。

⑤ 克氏解約之日，庫倫政府給以報酬金六萬元。

⑥ 若期限內有戰事，克氏有臨前敵指揮各盟部軍隊之權。

⑦ 本契約以西曆一九一二年三月八日為開始有效時間。

⑧ 訓練之順序以騎兵着手，漸及砲工輜重各兵種。

⑨ 克氏攜帶護兵一小隊計八十名，其餉銀由庫倫政府擔負。

至於教練蒙古兵者，其首領為俄大尉范禮西夫等共十二員。在一九一二年六月間，哥薩克騎兵第一中隊組織完成，嗣後陸續征兵到三中隊。該年十二月又增加到蒙古騎兵二中隊，更招新兵二百名，預定於翌年三月入營。據范禮西夫向俄政府的報告，在外蒙練兵軍費甚為吝嗇，兵員薪餉均不足以贍養其身家，兵營之建築也極不合理想，冬天室內常在零點下七為最高溫度，室外則達零下二十五度左右，各士兵的防寒衣物送經要求始行允諾。又充當士兵者一向為佛教徒所輕視，認為此一新生階級將來必奪取喇嘛的舊有勢力，故由於喇嘛之運動，而蒙古人對於士兵不但有輕蔑之意，而且具有厭惡之心。

因此蒙古的士兵多逃避兵役，而不屑去充當兵丁。又軍政大臣達賴親王擺布蘇倫辦事糊塗不能勝任，俄人屢次要更換亦不成功，因而影響於練兵的效力殊大。

俄又對於外蒙人除了協助其練兵外，而軍器的資助亦復不少。在獨立之初，四汗各地均出兵一千，而器械未備不能出戰，後來搶劫了宣化防營的槍械亦皆不知如何使用，雖經俄人教練稍知使用，但想備戰非廣儲軍械不可。外蒙又沒有軍械所，因而不得不仰賴於俄。所以在一九一二年春曾向俄購得五響至九響快槍四萬枝，子彈四千箱，大砲八尊，皆由俄陸續用駱駝一千六百餘峯運交庫倫，據說此項武器係以圖謝圖汗盟的金礦作抵押的，後來為了繼續購械，幾乎將所有的礦產租押淨盡。

兵力、軍械之外，最重要的為軍需。在外蒙初獨立時，因匪徒騷擾商旅絕跡，雖欲抽稅亦苦無門徑。當時除了向內地旅居外蒙的僑商抽入頭稅外，而另一辦法係向俄借外債以資應付，最初是三百萬盧布（一九一二年一月），不久這點錢用光，該年的三月又借二百萬盧布，十月更借五百萬，俄人已感蒙人善於用錢而不會理財，只是一次次的向其乞憐了。

由於以上情況觀察，一個國家的創始性質是須要有獨立與自主的意義存在才能稱為國家。外蒙擺脫滿清羈絆後十足的成了俄人羽翼下和暫時利用的傀儡集團，一個封建神權的混合體，形變而質未變。單以五位大臣掌管外交、內務、司法、軍事、財政以及兩個諮議院來說，上議院由高級喇嘛及貴族所組成，

下議院為無領地的小封建主組成，可說他們都是沒有什麼權力的。同時，還保持着滿清時代遺留下的制度，貴族仍兼着旗札薩克的職權，凡是受到封爵的，其土地即為該旗所有，該旗人民則永為札薩克管轄。至於協理、管旗章京、梅倫等仍管理着一般牧民。當時司法大權仍操在札薩克的手下，並保留着清廷階級審判制，所以一批王公貴族單有審判的法庭，平民專有法庭，因之，牧民的地位並沒有提高，還是萬屬丁（蒙語為哈姆傑爾格）、黑徒（沙比）、和貢民（蒙語阿爾巴都）等階級，喇嘛仍是一批寄生者，仍然為維護自己的階級利益為前提。哲布自從躍上皇帝寶座以後，憑藉其無上的威權，一批親信的高級喇嘛隨着躍上政府委員、大臣、內閣總理等等。不惟操着最大的權勢，而且領着最高的薪俸和鉅額的津貼，對於一般牧民形成一種大的封建領主的形式，單哲布活佛就統轄了有八萬九千三百六十餘名黑徒為他作畜牧和農耕工作。而對於各阿依瑪克（部）和寺院封地的居民的巨稅額也是可觀的，其會有這樣的規定：①每年要獻繳哲布活佛和王妃俸銀三萬六千兩；②每年向活佛獻丹什格（禮物）費一萬兩；③各阿依瑪克牧民和黑徒每年輪流呈獻給活佛芒達拉（貢物）一百兩。

除此外，還為了供給國庫的需要，祭祀費用，堪布、多爾濟、商卓特巴等上層喇嘛的俸祿，他們的畜羣和宮邸的費用，庫倫喇嘛寺各中央寺廟的宗教需要及供養諸寺的喇嘛，還得向阿依瑪克及寺院封地征收數十萬兩不等。這種大的剝削還不算，較低於活佛的品位如大呼圖克圖七人，各部的上層喇嘛，在他們之下又有幾千個小呼圖克圖和呼畢拉罕，大呼圖克圖都擁有私人領地，領地內的居民等於牧奴，兼理應呈獻他們的一切公私費用，單是一個呼圖克圖每年平均要征到七千到一萬三千兩的數字，而上層喇嘛為了執行宗教儀式，從牧民身上也要刮到一大筆。因此，各阿依瑪克的牧民的生活比黑徒還要惡劣，因為他們除了供養自己的僧侶外，還要供養王公和其世俗的封建領主，每一個阿依瑪克都有自己的汗、盟長、各旗（相當縣）的札薩克（有領土的王公）等。

如就獨立後的庫倫說，不惟因為政費浩繁的關係在稅捐上亂征外，而進出口的貨物也不按價值高低信口估價，甚至比原物價都要高，商人只有棄貨而無法繳納物稅了！因而商人切齒，牧民怨恨，但一批統治階級的野心尚不以此為滿足，或更改其弊端，相反的更加猖狂和暴虐，在一個時期內儼如狂風和驟雨，誰也料不透外蒙那樣的作法是為了「獨立」？還是為了「自由」？抑是向自殺的路上去奔馳？

## 對匪俄在內外蒙交界地區發生紛爭的看法

東 濟



『凡外札薩克之游牧各限以界，以山河鄂博之名，表其四至，如內札薩克，若邊裔，若禁地，則以卡倫守之，於要隘處設官兵瞭望卡倫。』並分由庫倫辦事大臣、科布多參贊大臣所管轄。

其次，依據民國九（一九二〇）年北京政府頒佈的外蒙鎮撫使署組織條例，外蒙古包括：（一）庫倫所屬的土謝圖汗與車臣汗，（二）烏里雅蘇台所屬的三音諾彥汗與札薩克圖汗，（三）科布多所屬的杜爾伯特與札哈沁額魯特及明阿特各部，（四）唐努烏梁海各部。

再者，依據民國二十年十月十二日國民政府公佈的蒙古盟部旗組織法第四條規定：『等於盟之各部，得適用本法關於盟之規定，其總管制之各旗，得適用本法關於旗之規定。車臣、土謝圖、三音諾顏、札薩克圖、三音濟亞哈圖、唐努烏梁海、青塞特奇勒圖、烏納恩素珠克圖、塞圖巴特奇勒圖各部，其施行本法日期以命令定之。』

茲特參照上述文件，繪製外蒙古行政區劃圖如後，以明其梗概。

#### 四、共匪與偽蒙劃界可能發生爭執的四個地區

民國五十一（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共匪與偽蒙簽訂所謂「中蒙邊界條約」，於五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互換批准書，該項條約合計四條，第一條即規定「兩國邊界線的走向」，由共匪公佈的全文看，其界線除極少部份以山脈、河流為界外，大多數以標高若干公尺的高地或某鄂博為標點，匪方界圖尚未公佈，一般圖籍一時亦難於完全查證，但就有關資料研究，共匪在簽訂偽「中蒙邊界條約」所喪失及可能發生爭執的地區，概括來看約有四處：

##### （一）新疆省阿爾泰山地區

此一地區從各種有關文件來看，應屬於新疆省，其與外蒙首次發生糾紛的原因，是民國元年庫倫倡言脫離政府而鬧「獨立」，庫倫的軍隊攻陷科布多城，政府曾令新疆出兵援助，援軍因故未能到達科布多，退駐察罕通古時，俄國駐北京公使聲明「察罕通古確屬科布多無疑。」嗣經偽蒙與新疆省雙方談判，議定「阿科停戰條約」及「阿科中蒙軍隊駐紮界線臨時條約」，商定於簽約三個月後，中國軍隊即撤出察罕通古一帶，退至新疆元湖地方。但上述兩約並非界約，民國六年六月三日阿爾泰辦事長官程克當時曾咨文外交部，對此有肯切說明：『不知該條約既係指雙方駐軍地點而言，當然於中蒙劃界問題，渺不相涉，萬不可以該約中指定雙方駐軍之界線，而遂沿誤為中蒙劃分之界線也。』查阿科分治之時，烏梁海七旗，新土爾扈特二旗，和碩特一旗，均劃歸阿爾泰管轄，迄今猶相沿如故。是烏梁海必爭之點，地實屬阿，而不屬科，前清光緒三十二年科阿分治奏案，彰彰可考。至民國八年阿爾泰特別區奉命撤銷，歸併於新疆省，改設阿山道，道尹周務學將承化寺（又名阿山）、布爾津河、布

隆托海三處改設縣治。民國十年又將布爾根河（新土爾扈特二旗）、哈巴河、吉木乃三處設置縣佐，並於耳里賈（又稱烏列蓋）置設治局，其屬於新疆省地區，事理至為明顯。

再就蘇俄從前所用的地圖來看，民國十五（一九二六）年及十九（一九三〇）年蘇俄出版的中國地圖及新疆軍用地圖，北塔山以北的青河、富蘊、布爾根、元湖一帶均明白劃入我國新疆省內，以後八九年間蘇俄出版的地圖仍是照舊未更改。但是，自蘇俄「紅八團」強據我哈密，俄寇割裂我新疆的陰謀暴露後，民國二十九（一九四〇）年蘇俄出版的地圖，才擅自將此一地區劃入外蒙範圍，企圖假偽蒙之手來吞併。先是於二十二年馬仲英部攻阿山，哈薩克潛入外蒙地區行劫，偽蒙遂藉口出兵侵入布爾根一帶，其後在三十四年七月間偽蒙更佔據塔城、阿山，至三十六年六月又製造事端攻佔北塔山，蘇俄嗾使偽蒙佔此一地區的意圖，更為昭著了。

現在照偽「中蒙邊界條約」第一條所定邊界的走向，是謂自奎屯山起，沿着額爾齊斯河和科布多河之間的阿爾泰山脈，經布爾根、沙雷山等地到寧夏省境。如此來看，共匪已將布爾根以北地區劃歸偽蒙，其中還包括可能蘊藏鉍礦的阿爾泰山及諾明戈壁，其損失土地及礦藏的罪行，實令我們感到悲憤。

##### （二）阿爾泰特別旗與外蒙交界地區

阿拉善及額濟納兩特別旗均在寧夏省，（大陸陷匪後已擅自合併為巴顏淖爾盟），北部與外蒙三音諾顏部及札薩克圖汗部接隣，此一地區盡屬沙漠野灘，一向無人定居，就是游牧的蒙胞也很少到，所以，歷來均未發生過爭執，嗣因發現這一地帶蘊藏着大量石油，蘇俄也企圖染指，遂於民國三十五年嗾使偽蒙派軍佔其地，並設卡駐兵。此次共匪與偽蒙所訂界約，對此竟已默認，實令吾人痛心。

按此一地區既屬蒙胞的游牧區，亦未設縣，其界線當應依照清代所指定的游牧地界為限，此在清會典理藩則例有載：『西套額魯特部落，西套額魯特旗札薩克和碩親王游牧，……北至瀚海，與喀爾喀札薩克圖汗部接隣。額濟納土爾扈特部落，額濟納土爾扈特札薩克多羅貝勒游牧，……北至瀚海，與喀爾喀札薩克圖汗部接隣。』

又可作參考的，為民國六年甘肅省長張廣建會因與外蒙劃界案，派員到額濟納旗查勘，所派人員的報告會謂：『以地係沙漠，附近並無居人，無可詢問，不知確地名。』又云：『茲據該旗長官莫林，將外蒙與該旗邊界接近暨該旗邊界各地點，指為標準者，開列如下。』今特照抄錄各該地點及其所作註解，並照繪其所附「內蒙旗邊界緊要地點圖」請作參考。

距額濟納邊界約八九十里，係通烏里雅蘇臺道路，屬外蒙三音諾顏管轄，該處並無居民，有井一，味甜，行旅經此藉資住宿。

苦布頭 距額濟納邊界約百里，係通外蒙三音諾顏各部道路，屬於外蒙三音諾顏管轄，該處並無居民，有井一，味甜，行旅經此藉資住宿。

索渾圖 距額濟納邊界約六七十里，係通外蒙三音諾顏各部道路，屬於外蒙三音諾顏管轄，該處並無居民，有井一，行旅經此藉資住宿。

烏蘭叢吉 距額濟納邊界約六七十里，係通外蒙三音諾顏各部道路，屬於外蒙三音諾顏管轄，該處並無居民，有井一，味甜，行旅經此藉資住宿。

巴巴拉海 距額濟納邊界約八九十里，係通庫倫道路，屬於外蒙三音諾顏管轄，該處並無居民，有井一，味甜，行旅經此藉資住宿。

窪隆池勞 距額濟納邊界約六七十里，屬於外蒙三音諾顏管轄，該處並無居民，有井一，味甜。

柴林 距額濟納邊界約六七十里，屬於外蒙三音諾顏管轄，該處並無居民，有泉一泓，味甜。

一磴紅古魯井 距額濟納邊界約八九十里，屬於外蒙三音諾顏管轄，該處並無居民，有井一，味甜。

哈大黑紹 以上各地點均係外蒙所屬，係額濟納阿拉善三音諾顏三交界之處，該處並無居民，亦無泉井，設石壘，蒙人名曰俄博，以標界線。

紅古魯井山 界於哈大黑紹及八箇紅古魯井之間，約高三四十米大，係屬額濟納管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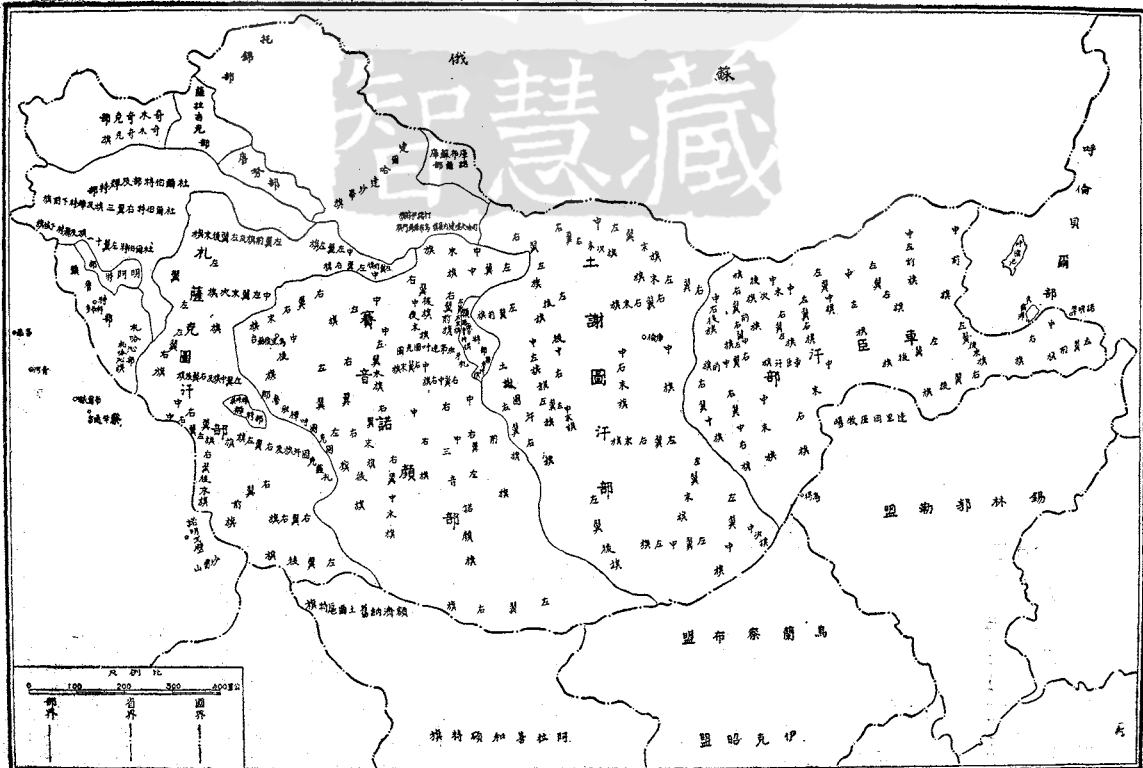
八箇紅古魯井 係屬額濟納管轄，與邊界緊接，該處並無居民，有井一，味甜。

亞巴爾套爾蓋 係屬額濟納管轄，距邊界三四十里，並無居民，亦無泉井。暴眉山 係屬額濟納管轄，約高四五十米大，其西北麓即該旗邊界。以上各地點均係額濟納所屬。

### (三) 達里岡庄地區

達里岡庄牧場，大清會典理藩則例稱為達里岡愛牧廠，位於在察哈爾省的北端，民國以來劃歸錫林郭勒盟管轄，這個地區之所以較為特殊，其原因從前是清廷的直轄牧場，蒙古游牧記一書對此曾有較詳的考證：『案此馬場，在瀚海北，因諾爾得名也。康熙三十六年，諭車梭札布曰達里岡愛，為我軍牧馬地，可携爾屬衆，赴彼安居，即為督理牧務。雍正九年，大軍剿噶爾丹策凌，詔所部選兵駐防於此。馬場外又設羊衆牧場，置年無考，每年定例，內廷用羊三千五百隻，悉數給焉。設總司牧寬蘭達一員，委署寬蘭達一員，什羣長十一員，領催二十二名，牧丁二百二十名。』

外蒙古行政區劃圖略



又查達里岡庄北隣外蒙古車臣汗部，理藩則例世載有：『車臣汗部右翼後旗，……西與達里岡愛牧廠接；左翼後旗，……南與達里岡愛牧廠接；中末右旗，……東南與達里岡愛牧廠接。』按理藩則例既然規定：『凡外札薩克之游牧各限以界。』由上述的引證，車臣汗部左、右翼後旗及中末右旗的游牧界限，也明確指出接『達里岡愛牧廠』，如此則達里岡庄當然不屬外蒙古車臣汗部的游牧地區。

至於達里岡庄牧場有喀爾喀的部衆駐牧，那是因爲厄魯特部噶爾丹與喀爾喀作戰時，一部份喀爾喀部衆敗潰先後逃奔漠南，清廷爲了安置他們所劃賜暫爲游牧的地區，其地雖屬喀爾喀，其地確屬內札薩克察哈爾管轄，且往昔還是直屬清廷。民國元年雖曾一度隨同外蒙『獨立』，並在以後跟從外蒙時而內屬，時而要脫離我政府，但在二十六年日本侵佔內蒙時期已歸屬內蒙，對日抗戰勝利，自應由我政府依例收復，歸我版圖。

其次，民國四十（一九五）年十二月共匪所出版的我國大陸地圖，以及民國四十二（一九五三）四月出版的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地圖』，均未將達里岡庄牧場劃入外蒙，但是，民國五十二（一九六三）年共匪出版的部份地圖，已將達里岡庄牧場的大部份，甚至連其相隣的烏得一帶，也一併擅自劃入外蒙。如此看來，僞蒙侵佔達里岡庄牧場及烏得等地，共匪似已默認。

#### （四）貝爾湖附近地區

呼倫貝爾部在興安省境，其西和西南方均與外蒙車臣汗部接連，此一地區在對日抗戰期間，僞滿與僞蒙兩方面因分受日俄的唆使，曾發生過爭執，其地區大概可分爲三處：

（1）塔貝格尼戈壁地方：民國二十八年十月，日俄爲爭奪我國呼倫貝爾部新巴爾虎右翼旗的哈勒欣河川要地，曾在背後操縱使僞滿和僞蒙作戰，即所謂諾門罕事件，嗣以日本退讓暫時停戰，僞蒙即乘機將新巴爾虎右翼旗西北的塔貝格尼戈壁等地方佔領，並設有電報電話通訊聯絡站。

（2）穆爾努音沙漠地方：諾門罕戰爭結束，僞蒙軍將貝爾湖西方的穆爾努音沙漠南部地區佔據，包括烏蘭呼圖克和富珠爾布爾等處，並經僞『滿蒙協定』，擅自劃歸僞蒙。

（3）哈爾郭汗勒地方：貝爾湖的東南隅有哈勒欣河流入，諾門罕是該河東岸要地；貝爾湖與呼倫湖之間有烏爾順河連貫，此地漁業很發達，僞蒙曾在哈勒欣河附近的查理茲河口設立兩大漁場，諾門罕戰事結束後，僞滿亦將僞蒙軍所佔的哈勒欣河東岸哈爾郭汗勒地區，劃歸僞蒙。

以上三處地方也就是前面所說，民國四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共匪與僞蒙簽訂所謂『中蒙友好條約』，關於『中蒙疆界問題』所協議的：『東北的克魯河

流域劃爲中蒙共管區。』但依此次僞『中蒙邊界條約』所定，說是：『：再順西拉爾金河下，到該河北岸的五八九米標高點以西約〇・二公里處，然後離河以直線穿過烏爾遜河，到該河西岸的標高爲五九一・二米的毛呼爾敦包，再以直線向西南到五八・五九米標高點以西約二・六五公里處的貝爾湖岸，然後穿過貝爾湖，』此一地區不但未做到所謂『中蒙共管』，而共匪對僞『滿蒙協定』所劃入僞蒙的地方，似已默認。

按大清會典理藩則例曾載：『黑龍江將軍所屬各部，打牲部落，索倫，達呼爾，鄂倫春，畢拉爾所居，沿嫩江以北，及納黑爾河，諾敏河，阿倫河，雅勒河，濟沁河，托新河，呼密爾河，西里木迪河一帶，呼倫貝爾額魯特，附於呼倫貝爾駐防，達什達瓦額魯特，附於熱河駐防，不具列。』至呼倫貝爾部與外蒙車臣汗部的隣接地點，又記載有：『凡外札薩克之游牧各限以界，……沿邊一帶，東接呼倫貝爾所設之察漢鄂勒克倫起，……東路格根車臣汗部二十三旗，……左翼前旗札薩克鎮國公游牧，東至鄂莫克依布拉克，接呼倫貝爾界，東北至克里著和碩，接呼倫貝爾界，東南至固爾班哈達，接呼倫貝爾界。……左翼後末旗札薩克公品級一等臺吉游牧，東北至朔爾博克，接中前旗暨呼倫貝爾界。……中前旗札薩克一等臺吉游牧，東至札爾噶山，接呼倫貝爾界，東北至庫克諾爾，接呼倫貝爾暨邊卡界，東南至阿勒泰圖溫都爾，接呼倫貝爾界。』

#### 結語

我們的土地，不論是一尺一寸，都是中華民國列祖列宗血汗的遺產，自然決不容許不肖子孫拿來送人，也不許任何強盜來奪取。自由國家的政治家們，實應注意蘇俄侵略中國，吞併中國領土的這一嚴重事實；尤其應認清中華民國政府爲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匪僞政權並無任何合法權力代表中國與任何國家簽訂邊界條約，因此，所謂『中蒙邊界條約』當屬非法。更何況外蒙古一向爲中華民國的領土，至於民國三十四（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成立，同年十月在蘇俄操縱下外蒙古舉行所謂公民投票，決定『獨立』，這是由於受『雅爾達密約』的拘束，民國四十四年美國國務院顧問杜勒斯已聲明美國不受雅爾達密約的拘束，同時聯合國大會第六屆常會於四十二年二月一日通過決議案，確認蘇俄侵略中國的罪行，爲此我政府於民國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正式廢止『中蘇友好條約』及其附件，經立法院一致通過咨請總統明令公佈，由我外交部部長葉公超通知聯合國秘書處存案，同時並發表聲明，保留我國及人民向蘇俄提出要求賠償損害之權，所以，今後我們光復大陸時，外蒙古當重回祖國懷抱，願我們爲反共抗俄大業而加倍努力。



恩博)，義爲福(富)弟，筆者就其蒙名 *bayar degün* 譯音而成。若寫成殷周文便是福祐弟，說文：「福，備(祐)也」，方六切，音巴，粵音較確；「祐，助也」，於救切，音迓；「弟，韋束之次弟也」，本爲兄弟之弟，假借爲次弟之弟，特計切；「弟，周人謂兄曰弟」，古魂切。按：福祐、弟弟都是轉注字，「建類一首，同意相受」，福祐以示爲部首(三部)，弟弟以弟爲部首(二百一十部)：故福，祐也；祐，福也；弟，弟也，弟也。——說文「周人謂兄曰弟」：今用蒙古文裏保存的「古 *degün* (弟) 一詞，證知其誤。

除 *bayar* (福祐) 可以和白羊對音之外，尚有三詞：

*béyē* 體魄  
*biyan* 額  
*buyan* 福

霸月  
額頭  
福祐

可和白羊對音。但 *buyan* 係 *bayar* 的音轉，也是福祐。而 *béyē* 殷周文寫爲霸月，說文：「霸，月始生霸然也」，音伯切；「月，闕也」，魚厥切(註二)，霸月轉注字，謂初二三的月牙。*biyan* 周文寫爲額頭，「額，大頭也」，布還切；「額，面目不正也」，余準切，額頭也是轉注字，俗謂額顛。這兩詞似乎都不可作爲人名，故白羊應爲 *bayar* 和 *buyan* (福祐) 的對音。

註二：月在蒙古文裡保存兩詞，一爲 *ur*，殷周寫爲月期兩字，係光明圓滿的月，魚厥切，即閩南語念作「卧」的月字；一爲 *béyē* 即霸月，係月牙，即國語念作 *yueh* (曰去聲) 的月，蒙人借用新月的月體作爲人的體魄，故赤身裸體謂之 *béyē nechögun* (霸月無經緒)。陸法言輩不知有兩音，只作魚厥切，疎矣。尚有 *sara* 一詞，殷周寫爲柵欄，本爲圓形之意。蒙人以月係圓形，故俗稱月爲 *sara*。

## 二六、谷蠡 (gar gér?)

匈奴傳：

「冒頓……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

谷蠡的谷又寫爲膝，故谷蠡也就是膝蠡。漢書匈奴傳呼韓邪以後又作臯林。歷代註疏家未詳其義。筆者以爲應當就是 *gar* (手) 的譯音；不然就是 *gar* (家) 的譯音。

按：*gar* 係 *alaga* (掌) 的 *ga* 加上 *r*，周文寫爲掌，說文：「掌，手中也」，諸兩切。左谷蠡就是：

*jéün gar* 左掌  
右谷蠡就是……

*ichi gar* 右掌  
匈奴后君 (*hagan* (皇帝) 以自己爲戊己位 (見下二十九節)，自己左掌所指

爲甲乙位，右掌所指爲庚辛位，自己的前方爲丙丁位，後方爲壬癸位。當其封王時，伸掌指向甲乙位，則所封的王便爲左谷蠡王，應作：

*jéün gar in uhul* 左掌于王皇

伸掌指向庚辛位，則所封的王便爲右谷蠡王，應作：

*ichi gar in uhul* 右掌于王皇

左谷蠡王就是……

*jéün gér in uhul* 左宮于王皇

右谷蠡就是……

*ichi gér* 右宮

右谷蠡王就是……

*ichi gér in uhul* 右宮于王皇

依上述谷蠡爲 *gar* 之說，則這谷蠡是王的封地。試以同傳爲證：

「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濊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爲大國。」

「左右谷蠡王最爲大國」，「直上谷」：東接濊貉、朝鮮，「直上郡」：西接月氏、氐、羌，這說明左右王都轄有「分地」。單于居中，真是運天下於掌上。——所以筆者自己同意谷蠡爲 *gar* 的譯音。

## 二七、骨都侯 (güdügür in hagan)

匈奴傳：

「冒頓……置左右骨都侯。」

骨都，裴駟史記集解云：「駟按：骨都，異姓大臣」，其意似說異姓大臣封爲骨都侯。在蒙文中發骨都兩音的詞都不具有異姓的意義。筆者以爲骨都侯應是 *güdügür in hagan*，意爲山邱上的官家也即嶽上的皇帝。

按：*hagan* 意爲皇帝即官家(宋朝稱皇帝爲官家)，唐譯可汗，簡譯爲汗 (*han*)。殷周文寫爲后君、后氏、宦官、兄哥。這個詞又分化爲 *aha* 和 *agai* 兩個詞，*aha* 殷周寫爲阿兄(兄古音況 *hung*)，*agai* 寫爲阿哥，漢代譯音爲闕氏。*aha* 音轉爲滿文的 *egé* 即阿哥，變爲 *gégé* (格格) 即姑姑。由它們的變化及不分男女性，推知 *hagan* 原始的意義當爲長上、高頭、君長。故在中原用語習慣裏對所尊敬的長上都稱爲 *ha*，中原皇帝對四嶽(裔、夷)酋長也稱爲 *ha*，殷周寫后，周又假借射侯(箭靶子)之侯爲后，諸侯的本字即

衆后也。公侯伯子男五等爵裏的侯爵便始於此。

至於 *gūdūgūr*，意爲高阜即丘，殷周文爲爲郡都郭，郡的初文爲就，郭的初文爲國爲京：國、京、郭爲重文。古代建國皆在自然的高丘之上，黃帝邑於涿鹿之阿 (*jūgé agola* 濯淨阿岡陵)；後用人工堆成高丘，應即河墳 (綴遠有兩個河墳，俗名昭君墳)。故酋長稱爲嶽。

綜上論結：骨都侯就是 *gūdūgūr in hagan* 短句裏的 *gūdū ha* 的譯音，寫成殷周文便是郡 (*gū*) 都 (*dū*) 后 (*ha*)，史記譯音爲骨都 (*gūdū*) 侯 (*ha*)。

## 二八、屠者 (*taiji*)

匈奴傳：

「匈奴謂賢曰屠者。」

屠者在明史譯音爲臺吉，原文爲 *taiji*，近代蒙古人士以爲貴族的稱呼。上文提及的柏陰德根就是東土默特旗的臺吉。

屠者爲太子的譯音 (匈奴太子均爲屠者)，而和賢字無關。賢字的原文是 *irjohui* 充盈

贏賴賑賢

說文：「贏，賈有餘利也」，以成切；「賴，贏也」，洛帶切；「賑，富也」，之忍切；「賢，多財也」，胡田切。賢乃多財，周朝才引伸爲賢才的賢。司馬遷釋屠者爲賢，誤矣。

## 二九、日上戊己

匈奴傳：

「匈奴：日上戊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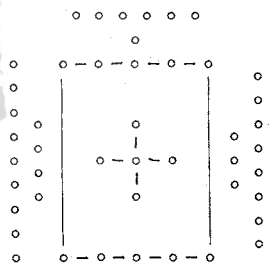
漢書匈奴傳則作「日上戊己」，已誤，己是。史記本句無註；漢書有王先謙補註云：

「錢大昭曰：『以戊己日爲吉也。』周壽昌曰：『上、尙字同。戊己在天幹居五六，匈奴似亦取天地中合之義』。

周壽昌以匈奴「日上戊己」似亦取天地中合之義，「似」字乃存疑之意；其實毫無可疑。

按：中國遠在堯舜時代便把庖犧 (*brahasbadi*，木星，*b ha* 兩聲譯爲庖犧)、神農 (*sanichar*，土星，*sana* 兩聲譯爲神農) / 軒轅 (*siroi*，土星，*si i* 兩聲譯爲軒轅) / 少皞 (*shogara*，金星，*shoga* 兩聲譯爲少皞) / 顓頊 (*danista*，虛宿，*da s* 兩聲譯爲顓頊) 五位先帝祀入河圖。河圖又作后土，在蒙古語裡寫爲 *erhetu*，義爲帝 (*dэгэүс*)，先祖，殷周寫氏氏爭，氏又寫帝)，*hetu* 兩聲譯爲河圖和后土。周文寫爲禰祿祿，說文新附：「禰，

親廟也」，說文：「祿，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說文新附：「祿，遷廟也」：三字均爲宗廟。河圖如下：



東方內三外八代表庖犧，即甲乙木，青色；南方內二外七代表神農，即丙丁火，赤色；中央內五外十代表軒轅，即戊己土，黃色；西方內四外九代表少皞，即庚辛金，白色；北方內一外六代表顓頊，即壬癸水，黑色(註二三)。這是五帝廟的遺規，墨子「迎敵祠」篇記載較詳。此外，管子「幼官」、「五行」，呂不韋春夏秋冬四紀，小戴的「月令」、「明堂位」，伏生的「尚書大傳」，淮南子的「時則訓」……都是講河圖的書，可以參看。

知道了河圖是五帝廟，而其中中央戊己代表軒轅黃帝，也便知道了匈奴「日上戊己」實是崇拜軒轅黃帝——以軒轅黃帝所在的戊己位數爲尊。這正是北夏 (*butu hiyat*) 繼承夏朝正統的說明。

不僅「日尙戊己」而已，試讀匈奴傳：

「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駝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

東青，南騂 (赤黃日驛)，西白，北烏 (黑) 不正是河圖的四方色麼？可證匈奴不只崇拜軒轅黃帝，同時也崇拜庖犧、神農、少皞、顓頊。憑着匈奴傳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地記載着匈奴的這樣文化，周壽昌的「似亦取天地中合之義」的「似」字必須改爲「是」字。誰能推翻「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的古說？

「日上戊己」可以改爲文言「戊己日者，上日也」，也可以改爲語體「說起戊己日罷，是上好的日子嘛」，試還原爲匈奴語，如下：

*tabun jirgagan nara ugebe sine nara yeime*  
 戊己日者，上好的日子嘛，上好的日子嘛 (註二四)

註二三：關於河圖，請參看拙文「山海經時代的新疆」(中國邊疆歷史語文學會版「新疆研究」)、「五帝思想新徵」(學季刊三卷一期)、「管子幼官圖新疏」(學季刊三卷四期)。

註二四：天干戊己等字，參看註九。本句中「處均尙不知殷周文何作」。

## 二〇、比余 (buse)

匈奴傳：

「孝文皇帝……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黃金胄紕一，……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比余，裴駰史記集解引徐廣曰：「或作疏比也」，司馬貞史記索隱云：「按：漢書作『比疎』（筆者按：殿本作『疏』）」。比音鼻。小顏云：「辦髮之飾也。以黃金爲之」。廣雅云：「比，櫛也」。蒼頡篇云：「靡者爲比，釐者爲梳」。蘇林云：「今亦謂之梳」。又，漢書本詞下顏師古註：「辦髮之飾（筆者按：飭乃飾之誤）也。以金爲之。比音頻寐反。疏字或作余。」據上引各註，謂比余即比疏，辦髮之飾，用黃金製成。筆者按：史記的比余即漢書的比疏，是矣；若謂比余爲辦髮之飾，則小顏（師古）誤也。

何以知比余不是辦髮之飾即篋梳？一、比余列在胄紕之上，列在衣、襦、袍之下，知比余必與衣、襦、袍、胄紕有關而成為一套服裝的配件；二、胄紕乃胡帶的帶鉤（見下節），則比余應與胄紕有關；三、比余若是篋梳，並由匈奴語譯音，應爲 Sam（木梳）的對音詞，譬如「沙木」、「沙穆」，而不應譯爲比余或比疏；四、梳髮的篋子乃東漢、曹魏之間所發明，時尚假借密比之爲篋（見說文櫛字注）；然則西漢時的匈奴焉有此物？當然亦無其詞，何得譯爲比余？五、篋之爲物即說文之篋，「取蟻比也」，居之切（姬）而不音比；然則匈奴語中豈得有比余一詞？六、匈奴語即蒙古語的組成，絕無聲母在前韻母在後的情形，余爲韻母，故比余不是匈奴語，蒙古語裡亦遍查無之。沈欽韓似亦有見於此，故曰：「顏說，未聞」（見王先謙漢書補註「比疏」下）。

然則比余（比疏）究爲何物？筆者以爲應是 buse（腰帶）。周文寫爲縛紳，說文：「縛，束也」，符鑑切；「紳，大帶也」，失人切。縛重文作繫，說文：「繫，大帶也」，薄官切。buse 當然可以譯古音爲比 (bi) 疏 (se)，漢書改史記的比余爲比疏，是也。

但史記譯爲比余也並無誤：蓋余在司馬遷時代及其以上至殷周尙爲一字三音 *ultusu*（說文繁瑣麻絮），周文寫爲余詹曾可以念余 (ü)，可以念涂 (tu)，也可以念徐 (sü)。試以說文證之：「余，語之舒也，舍省聲」（即說文繁瑣麻絮），以諸切；「涂，水出益州牧靡南山西北入涇。從水，余聲」，同都切；「徐，安行也。從彳，余聲」，似魚切；涂、徐同爲余 (ü) 聲而可以念涂 (tu)、徐 (sü)；則西漢以前的余念徐 (sü) 乃爲毫無疑問的事。然則比余之余念比疏的疏，司馬遷知之，也爲毫無疑問的事了。

總上論結：比余就是比疏，匈奴語爲 *buse*，周文寫爲縛紳，乃是腰帶，與衣、襦、袍、胄紕爲一成套服裝；不是篋梳。

## 三一、胄紕 (hubarsu?)

上引匈奴傳裡有胄紕，史記集解引徐廣曰：「或作犀比」，史記索隱曰：「漢書見作犀毗；此作胄者，胄、犀聲相近。或誤。張晏云：『鮮卑郭落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戰國策云：「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鉤也。」則此帶鉤亦名師比，則胄、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班固與竇憲牋云：「賜犀比金頭帶」。是也。又顏師古漢書註曰：「孟康曰：『要中大帶也』；張晏曰：『鮮卑郭洛帶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師古曰：犀毗，胡帶之鉤也。亦曰鮮卑，亦謂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又，王先謙漢書補註曰：「沈欽韓曰：『趙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鮑彪云：帶飾之佩也，猶具劍）……淮南王主術訓：『趙武靈王身帶錫鸛而朝，趙國化之。』高誘注：『……鸛鸛讀曰私鉞頭，二字三音：』案：竇注……私鉞頭者，即指師比言之。』」總上各註，知胄紕、犀比、犀毗、師比、鮮卑、鸛鸛、私鉞頭七詞，譯音的字面雖有不同，都是出於一個胡語；義爲帶鉤，作瑞獸形。

那麼瑞獸是什麼？日本白鳥庫吉云：「滿語謂鸛爲 *sabitun*，鸛爲 *sa-bintu*」（筆者按：上說引自拙作筆記，出於何書，待查）。鸛既爲瑞獸，私鉞頭又和 *sabitun* 音節相對，則胄紕可能就是鸛。

但，說文：「胄，蟹醢也。疋聲」，相居切即相 (hichi) 相臣 (hichin) 聲，係臨字的重文，醢乃肉醬，蒙文謂之 *harma*，周文寫爲胄醢，又謂之 *harim*，周文寫爲醢醢；且「疋，足也」，所直切，蒙文謂之 *hul*，義爲足；而且由胄得聲的增，蒙文謂之 *hürgen*，周文寫爲增几：由此證知胄古音爲 *hu* 或 *ha*；然則胄非 *sabitun* 的 *sa* 之對音。

筆者以爲胄紕可能是 *hubarsu* (二角) 的異獸) 的 *huba* 的譯音，不知殷周文如何寫法，意者乃山海經異獸之一。民國二十四年，筆者在歸綏先後購得出土青銅帶鉤多件，都作獸頭形，有馬頭、牛頭、羊頭、螭頭，正有一具三角獸頭，兩角向額下彎曲，兩角之間生一粗角，向額後彎曲。橫約七公分，縱約三公分。惜於盧溝橋事變時淪陷敵手，蕩然無存。不知是否就是 *hubarsu*。

## 結語

史漢匈奴傳裡保存着的匈奴語譯名，約近百數。這是中國史上的珍寶。其中有音無義的約佔三分之一。本文所釋三十餘個，是有音有義及可以因音求義的部分。

現在用了一年的時間，總算把這種考證工作完成了。如果考釋無誤的話，便可作出四條結論：

一、匈奴語和蒙古語是相同的。

二、匈奴語和蒙古語，除極少數音節之外，都已造成殷周文字。而這些殷周文字都是轉注字即「建類一首，同意向受」的字。

三、在八百年到三千六百年前——由蒙古上溯到殷武丁年代，語文相同，

血統也必相同（近代會英文者才不必都是英國人）。  
四、向來認匈奴、蒙古（及鮮卑、羯、氐、羌、契丹、女真、滿洲）為異族或外國人的歷史，似乎應該考慮重寫了。（完）

## 時事述評

# 敬悼陳副總統

三月五日午後七時零五分，我們全民所愛戴的陳副總統，因肝癌不治，與世長辭，噩耗傳出，全國同胞，無論身居國內海外，一致表示痛悼，中樞最高當局尤為震動悲傷，痛惜喪失一革命精英和黨國元輔，本會同仁當國家遭此大故，盱衡當前世局，追懷陳副總統畢生勳業，實同具有無限之哀思與悼念之忱！

陳副總統出身保定軍官學校，旋即投身國民革命，充任黃埔軍官學校教官，民國十四年參加革命東征之役，英名大振，嶄露頭角，其後北伐、剿匪、抗日諸役，無役不從，且均身膺方面重寄，為政府股肱心膂之士，亦為飲譽國際之偉大軍事家。自政府播遷來臺，時局板蕩，內憂外患，交相煎逼，中樞對先生之倚畀彌殷，民衆對先生之擁戴益切。蓋十餘年來，先生兩度出長省政，兩度出任行政院長，且連任二、三兩任副總統暨中國國民黨副總裁等要職，使其生活與工作連結為一體，使其精神與心血混凝為一氣，用能於十數年之中，將破敗不堪之臺灣農村一變而為豐衣足食之半工業化的進步社會，且措臺灣於磐石之安，無論其為執行黨的政綱政策，抑為輔弼國家元首執行政府任務，均有足多，且足為後人之矜式。茲謹就其功業與人格識見各方面，聊抒所懷，用誌哀思。

中國國民黨於建黨之初，國父孫中山先生即首倡平均地權暨耕者有其田之說，先生於主持湖北省政時，乃即遵照遺教，厘訂政策，頒佈「湖北省減租實施辦法」，分區實施二五減租，扶植自耕農，以期達到耕者有其田目的，卓著成績。三十八年四月共匪渡江，先生於擔任臺灣省政府主席任內，毅然以保衛臺灣為復興基地為職志，乃於該年四月間奉令推行三七五減租，開始實行民生主義之土地政策，六月底即告完成。三十九年復徹底實行土地改革，放領公

有耕地，四十二年更進一步實施耕者有其田，興建石門水庫，開發水利，使中國共匪於殘殺無辜二千餘萬富農地主而仍不能解決之問題，於數年之間，不流一滴血，和平解決，舉世驚為偉績，古人云：「得人則昌」，又言：「徒法不能自行」，吾人於先生之奉行主義，忠實執行黨暨政府之政策，實表示由衷之敬佩焉。

先生為人誠樸嚴肅，事上忠謹，對下寬嚴有度，用能在各種職務之中，排除困難，革除積弊，建立制度。政府遷臺之初，因幣制紊亂，乃銳意改革，穩定金融，而自大陸撤退之隊伍，番號複雜，人數眾多，安插整訓，改善補給制度，無一不煞費苦心，終能達成理想。先生為總統最忠實的部屬，對總統的命令，務求努力貫徹，然有關軍國大計，凡有所見，無不於事先委婉進言，竭盡忠愫，以是總統嘗倚之為左右手，國家常恃之為長城，而政策一經決定，必負責進行到底，義無反顧，先生為一偉大的革命軍人，故有勇猛精進之作風，然同時亦為一卓越之政治家，故能高瞻遠矚，不為無形之障礙所羈絆。

先生高風亮節，勤廉自守，自奉儉約，昔諸葛武侯遺表在成都府有桑八百株，先生身後非無一物，僅聞其在養病期間，整理在江西剿匪期間所函獲之共匪禍國資料，並供美國照像製成膠片，是或為先生之最寶貴的有形資產。

先生與病魔搏鬥多年，終至不起，斯誠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也。先生為一偉大政治家，亦為一真正忠黨愛國且擁護領袖之人。故於死生一髮之際，猶能顧念國家民族之興亡，繫於同志之團結，諄諄以三事相提告，嗚呼，何其烈邪！此殆為先生所貽吾人之最寶貴的無形財產乎？哲人其萎，邦國殄瘁！國人於拜誦遺言之餘，其亦知唯有加強團結，擁護政府服從領袖方足以上報先生在天之靈乎？所憾者，先生未能親佐總統光復大陸，飲恨九泉，然其志業永垂不朽矣！（寸草）

# 中國邊政協會第七次座談會紀錄

時間：五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地點：立法院第一會議室

出席：劉廉克、周昆田、李永新、徐伯達、趙佩、楊俊生、烏占坤、于君慧

賀鳳森、宋念慈、周開福、王華興、李啓元、于榮寰、趙尺子、王小姐

主席：周昆田

座談題目：反共大陸以後的邊疆問題

主席：

各位先生，今天舉行第七次的邊政座談會，承蒙各位先生光臨，首先表示謝意。

今天座談會事先未準備題目，因為有關於邊政問題，如西藏問題、蒙古問題、邊疆政策問題，以及青年問題，大家都已經談過，故很難找到適當的題目，同時今天又是二月份的最後一天，三月份就要出第八期的邊政季刊，座談會非舉行不可，所以邀請各位來參加座談。

方纔，各位先生交換意見，李先生永新說：當前光復大陸已遙遙在望，邊疆方面應該作如何的準備，也是我們目前最迫切的問題，好不好就拿李先生所說的「反攻前夕邊疆方面應有的準備」作為座談的中心，不過各位發言不以這個範圍為限，只要大家想到有關邊疆的問題，無論那一方面都可以自由說出來，然後互相交換意見，現在請各位先生踴躍發言。

楊俊生先生：

各位先生對於邊疆問題這麼關心，大家熱烈發言，兄弟是蒙古人，站在蒙古人的立場，首先向各位表示謝意。

方才各位談到反攻大陸以後邊疆的問題，我覺得這個題目非常好，反攻大陸固然必須要用武力，沒有武力是不行的，不過我想，文化也是很重要的，昨天我在車上聽到有人講，現在共產黨在大陸上，不讓蒙古人講蒙古話，不讓維吾爾人講維吾爾話，完全要說國語，辦得很嚴格，在車上有的人贊成，有的反對。共產黨這一種做法是否能行得通，我覺得是有問題，同時個人也不能夠苟同，兄弟會說國語，假如說蒙古話不許講，而必須講國語，我就不愛聽，現在是民主時代，各民族的話都要提倡，過去在滿清帝制時代，有所謂四體三合，

一本書上有四種文字，我希望將來反攻大陸，對於我們固有的文化要保存，則這一點是很重要的，我想推翻任何有傳統性的東西，總是有很大的困難，一個民族的語言文字尤其如此。共產黨那種不聽就殺的那一套我想它決行不通。我們反攻大陸絕拿不出這個手段，尊重民意是最要緊的，這一點我貢獻出來，給各位作一個參考。

另外，我介紹蒙古一點小的習慣，有人說到蒙古吃飯容易，睡覺容易，到那一個家裡都可以吃飯睡覺，好像蒙古人是傻子，這主要是因為蒙古人人情味厚，蒙古地方並不像臺北，房子彼此隣接，也不像農村，三、五里就有一個村，在蒙古一個村到另一個村，近者七、八十里，遠者百把里，所以外來的人到那裡去，在路上無宿處冬天就被凍死，夏天被狼吃了，因此每一家人家人情味很厚。實在說，這也可算做優點了。

趙珮先生：

剛才各位對邊疆問題，發表了很多高論，兄弟非常欽佩，輪到兄弟講話，不能不表示一點淺薄的意見。

今天討論「反攻大陸前談邊疆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我以為首先我們應該切實瞭解，當前邊疆的情況究竟怎麼樣？如果對於當前的情況瞭解清楚，然後再對症下藥，比較切合實際。共匪在大陸暴力統治十幾年，不但內地的社會組織，經濟結構，人民生活，一切的一切都有很大的變化，邊疆也是如此，邊疆的社會、宗教、人口、交通等都有大的改變，因此，我們在反攻大陸前談邊疆的問題，如以大陸撤守前的情況作為依據，恐怕解決不了問題，個人有時候看到有關邊疆建設的一些方案，大都根據大陸撤守前的情況草擬的，這種方案是不是適合未來的需要，我認為大有研究的必要，這不是說人家的方案做得不好，主要是匪情資料很難得到，而大部份的資料，不過是報章雜誌上得來的，實際狀況究竟怎麼樣，還是知道的很少，雖然關於邊疆匪情不容易得到詳細的資料，還是要想種種方法，從各方面搜集，能够多一分了解。以便我們擬定的方案計劃，比較多一分正確性，這是我的第一點意見。

其次，反攻前夕談邊疆問題，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如何溝通意見，溝通思想。今天，無可諱言，談到邊疆問題，邊疆同胞有邊疆同胞的立場。內地人士有內地人士的看法，不能說誰對誰不對，這是角度不同而有差異，就邊疆民族立場而言，要求自治和自決，自有其根據，但是就整個國家的觀點來說，或者還有考慮的餘地，所以邊疆問題，到現在為止，我們的意見還沒有完全溝通

，剛才楊俊老說要尊重邊疆的風俗習慣，這是毫無疑問的，不管政府也好，民間也好，對邊疆各民族的風俗習慣，語言文字，應予尊重，但是尊重邊疆風俗習慣原則是對的，不過要尊重的是善良，而且合乎時代潮流的風俗習慣，譬如邊疆是以畜牧為主，發展畜牧事業是對的，但不能專為發展畜牧事業，而別的事情，如工礦事業交通建設等撇開不做，固步自封。我記得在抗戰的時候，政府要修一條中英公路，西藏喇嘛反對，他們所持的理由是：他們算卦，修公路於漢、藏雙方都不吉利，實在幼稚可笑。這種風俗是落後的也是蔽塞的，如果硬要把這種風俗保留，那麼邊疆人將是進步抑是落後呢？我國的憲法規定西藏自治制度應予保障，制定憲法的時候，着眼在尊重西藏固有的制度，可是西藏固有政治制度的內容如何？神權統治，政教合一，貴族喇嘛專政，土地和財富在少數特權階級手裡，一般人民的生活是苦不堪言，保障這一種制度讓它存在，使西藏永為落後地區，是否明智之舉，到現在我還是大惑莫解，何況自治不是神治，是人治。由於時代潮流所趨，連達賴喇嘛自己也主張改革，我們站在國家的立場，如果保障這一種落伍的制度，而不予改革，是否扶植邊疆的好辦法？這些問題，大家都應該溝通意見，真誠研討，不然反攻大陸，你有你的主張，我有我的說法，現在大家祇是語言、文字的爭論，將來政策實施上要是有所分歧，不知道要鬧到什麼地步，實在不堪設想，這是我個人一點淺薄的意見，還請各位指教。

### 王華興先生：

主席，各位朋友，邊政學會幾次舉行邊政座談會，因為個人過去擔任的工作很忙，所以從來沒有參加過，實在心有餘而力不足，現在職務比較輕鬆一點，有時閒來參加，但也祇能說來學習聽聽而已，同時我的身份是現役軍人，恐怕不能隨便亂講話，所以不敢也沒有想到要講話。

剛才聽到各位先生發表高論，我站在邊疆人的立場十分感覺高興。反攻大陸，據我粗淺的看法，好像是不遠了，這不是從我職務上得來的，我是從報章雜誌看到，好像反攻時候到了，什麼道理呢？現在越南局勢很緊張，損失相當大，盟邦美國已正式公開參戰，這不祇越南如此，泰國、寮國、馬來西亞都是這樣，使美國沒有辦法退却，追根究底，原因並不在越南本身，也不在泰國本身，更不在寮國、馬來西亞本身，主要原因在於共匪的操縱，打算要解決這些問題，正本清源，只有消滅共匪，而消滅共匪，是由美國自己去打嗎？恐怕不大適合，請旁人也不適合，只有請我們是最合適了。過去我們要反攻，他不敢不讓我們反攻，現在我們即使不反攻，他也要請我們反攻了，我們的反攻是名正言

順，戡亂收復失土，所以我的看法，反攻大陸不會遠了。至於說反攻大陸沒有希望？絕對有希望。打開中外歷史來看，以寡擊衆的例子很多，過去兵對兵，將對將，一個對一個打，以少擊衆的例子已經很多，何況今天不是一個對一個，而是以科學的方法，一個東西可以抵擋多少萬人的力量，所以反攻大陸是沒有問題，過去田單復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在即墨小城，只有殘兵敗將五千人之少數，擊垮燕軍十幾萬大軍之衆，一下收復失地七十餘城，這個我想大家都知道的，這種例子很多，所以反攻成功是沒有問題的，這是我的粗淺看法。至於反攻大陸以後能不能確保成果，這倒是一個最大的問題，也是值得我們研究的。

一個國家好像是一條船，船上的人必須同舟共濟，一條船的中樞機械零件不管再怎麼樣好，若是船槳破裂進入了水，就會沉的，邊疆等於船槳一樣，雖然看起來不怎樣，實際上很重要，我們一定要強化邊疆，強化邊疆的辦法太多，有待於諸位來研究，如若根據國防第一的原則來說，要強化邊疆，應當把住在邊疆的人民看作第一線的戰鬥兵，就像今日的金馬前線戰鬥兵一樣，如果能這樣，強化邊疆就有辦法。方才趙先生說本位主義，西藏人所擬的方案對西藏人有利，蒙古人所擬的方案對蒙古人有利，我認為任何一方有利，也就是國家有利，所以今天我們有前線勞軍之舉。譬如在前線崗哨的衛士，他不沾一點利益，就不易確保崗位，所以我想對於邊疆如以第一線的崗哨衛士來看待，一定可以確保邊疆。邊疆如能確保，則國家之興隆，長治久安可計日而待也。但究竟是否如此，還請主席先生及各位朋友們的指教。最後敬祝各位健康精神愉快。

### 趙尺子先生

方才聽到各位的高論，個人非常欽佩。在佩服之餘，我也想來談一談這個問題。

我認為在反攻前夕，邊疆方面應該注意的是人才問題。我曾研究計算過，現在俄國所控制下的外蒙，以及共匪所控制下的內蒙、新疆和西藏，使用的幹部都是蒙人、藏人、回人，至於領導幹部則是漢人。在偽黨政方面，共用了八十萬人，都是這十幾年分批訓練出來。他們能說流利的蒙古話，也能看蒙古文。維族如此，藏族也如此。因此他們才能控制這麼大的邊疆地方。現在我們看看自己，假定一朝登陸，很順利的把邊疆收復，我們有沒有八十萬的人才呢？不但是沒有，恐怕連八個也沒有。那怎麼辦呢？我認為這是我們應當談的主題。從現在開始就要喚起輿論，尤其我們會員之中，擔任立、監委國大代表的先生女士很不少，應當分別用質詢或建議方式鞭策政府，馬上開始準備各種人才。如果大家不從這個地方着手，那一定可想而知，那一個人收復外蒙，就是

由那一個人搞，毫不遵循政府政策，過去蒙古所以出問題，省縣發生糾紛，那就是由於不懂邊情的漢官到那裡瞎搞。因此，我們現在要加緊訓練人才。現在臺大、政大雖然也教出幾十個懂得邊疆語的青年；所可惜的，他們畢業以後沒有地方使用，結果都荒廢掉了。所以我們應當喚起輿論，由教育部在那一個大學設立邊疆語文研究所，招收學員修碩士或博士學位。如果把過去畢業的幾十人，容納到研究所重新訓練，不但過去所學習的蒙、藏、回文不會忘記，而且還能進步。將來回到大陸，以他們作為高級領導幹部，然後就地設立訓練班，逐期訓練。這樣未必不是一個製造人才的方法，而且也比較容易行得通。

### 烏占坤先生：

主席，各位先生，邊政協會一成立，我就是會員之一，但每次開會我都因工作關係很少參加，雖然我很少參加邊政座談會，可是在邊政季刊上，各位先生所發表的高見，我都細心的拜讀過，不但正確而且非常深入，個人非常欽佩。今天座談會是想來向各位先進，各位長官學習，以作為個人以後研究問題的指針，現在主席也是我的老長官，叫我說幾句話，我就提出我粗淺的看法，向各位請教。

我是蒙古人，過去在邊疆做過事，地方淪陷，就到了中央服務，到現在已有十幾年。因此，個人了解中央對邊疆，不管蒙古、西藏，是有很好的政策和理想，就是使大家在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的扶植下共同享受自由幸福的生活。反過來講，邊疆的同胞對於中央，也是希望共同建立中華民國共同享受幸福的生活，大家的想法都是一致，目標也很正確，可是怎樣實現這理想的目標，在步驟上大家意見就不一致了。

今天討論的題目：「反攻前夕邊疆方面應有的準備」，這實在太重要了，談到反攻，何時能够反攻當然沒有方法在事前預測，但起碼我們有這個信心，一定可以反攻回去，蒙藏邊疆一定收復回來。收復回來怎麼做，這是目前一個大問題，到今天恐怕還拿不出一個具體的方案出來。關於建國的原則，在國父遺教，總統訓示裡都有具體的提示，可惜大家似乎均未能充分體會其精神，故一談到邊疆的實際問題，大家的意見就很難趨於一致，如收復大陸後，外蒙是獨立，還是自治，還是恢復盟旗，內蒙是恢復盟旗省縣並存的二重行政，還是照現在偽蒙古行政，准其區域自治或取消盟旗成立省縣單一行政區，或者另外拿出新的制度，相信都還沒有決定性的妥善的方案，新疆如此，西藏也是如此，假如政策沒有確定，其他問題都無法進行設計了。

談到政策，我個人膚淺的想法，不管那一個地區，都是中華民國的領土，領土的完整是最高理想，我們一定要保持住，在這大前提之下，對於邊疆行

政地位制度以及名稱的不同，稍微遷就一下也無所謂，中央與地方的利益最好要調和，如在不能調和之情形下，中央不妨讓一點，這樣做在表面上看，雖然在小的地方可能有一點損失，在實質上反而有收獲的。舉一個例子說，邊疆青年免試升學的政策到現在為止，已經行了八九年，在這個政策之下，到今天為止，畢業的大學生不過五十多人。在學的中等以上學生也不過一百多人，佔的名額有限，對內地學生來講，沒有什麼影響，對政府培植邊疆人才來說，確有莫大的收獲，這批人就是收復蒙藏的骨幹，但不為一般社會所同情，認為應該大家平等，為什麼你們可以免試？一般人了解，我們不去怪他，但身為主管機關的人也不了解，須知免試政策完全是為國家培植邊疆人才，不是為了私人的利益，這些地方大家一定要有一個了解。

再舉一個例子，民國四十四年起決定每年保送一名蒙藏學生出國留學，美金是五千元，大家都非常擁護，蒙藏人對政府非常感激，可是第二年就停辦了，當然國家財政很困難，但是再困難也不在乎這幾千元美金，這可以說是因小失大。為什麼有這種措施，就是大家對於邊政的觀念不一樣，體認不夠，方才趙先生說，大家意見沒有溝通，我深有同感，在反攻前夕的今日，如何溝通意見，是很重要的問題。我們邊政協會似應在這方面多做些工作。

### 徐伯達先生：

時間也不多了，乘這個機會，我首先答復方纔有幾位青年朋友提出的問題。今年本會研究委員會工作，由兄弟負責，過去研究委員會，都請一些年歲較大，而比較有研究的專家「學者」擔任研究委員。現在計劃，想以青年朋友為中心，聘為研究員，由本會將邊疆有研究之學者、專家、或在邊疆實際工作者，擔任指導，幫助青年朋友進行研討。有時亦將請專家、學者、作專題講演。此一計劃，正和剛纔幾位青年朋友所要求者，差不多了。尚希各位時加指教，使此一工作，得收較佳之效果。

其次想對「反攻前夕談邊疆」，略陳淺見，尚乞指教！

在反攻前夕，我們要特別注重新疆，因為新疆地居亞洲大陸之心臟地帶，蘇俄久存侵吞之野心，以爲其侵略整個亞洲之基地，而共匪對新疆之經營，也非常注意，將來反攻進行中，蘇俄可能乘機使其第五縱隊與蒙養之走狗，攫取新疆，而像抗日勝利後的東北，足致共匪叛亂，大陸淪陷，造成世界今日不安之局勢。再則毛匪敗亡時，退走新疆，投靠俄帝，依新疆之地勢，亦將爲患無窮。在反攻之前要對國際間，早做宣傳，揭穿俄帝共匪之陰謀野心，並說明我國之立場與主張。特別對新疆現在旅居各地的忠貞愛國人士，切取聯系，早作準備，以待反攻號角一響，配合行動，肅清俄匪，光復河山。

## 周開福發言：

我現在要講的是臨時在會場想到的，事前沒有什麼準備，不過願意拋磚引玉，簡單的提出幾個問題，請大家指教：

現在大家對於越南的局勢都很重視，有許多人充滿了兩種矛盾的心理，一種是樂觀，一種是悲觀，存有樂觀心理的人，認為美國在越南搞不下去，於進退兩難沒有辦法中，美國一定會借重我們，因為現在的情勢很緊張，國際共黨之陰謀，不但見之於越戰，而且見之於美國國務院的政策，這在香港的工商日報，臺灣的自立晚報、聯合報以及徵信新聞報均有登載，但到目前為止，官方尚很少公開報導，我認為什麼事情還是要盡其在我，才是正道，我簡單提出幾個例子：

一、不久前立法委員谷正鼎先生在立法院質詢時，他提出「助美援越」的口號，我認為這在國際政治上的作用非常之大，應該把它形成實際的行動，前幾天在另外一個場合，我同谷先生大家在一起談，他曾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我深具同感，非常的欽佩。

二、監察院某委員在不久以前，到緬甸邊境探親去，他的親人在那裏領導一部份人執行一種神聖的任務，因此，我國人就講到反攻復國，臺灣什麼東西都有，就是運輸工具不夠，不容易渡過海峽，不妨在緬甸邊境多用一點力量，共產黨能夠滲透我們，我們何嘗不可以對他們反滲透，假如能運用緬甸邊境愛國志士的反共抗暴力量，來幫助我們反攻復國，也是一條很好的途徑。

西藏流亡到印度的難胞，據說生活非常苦，幾乎無法維持下去，記得在西藏人民反抗暴動全世界的時候，我們海內外人士，捐了數字很大的一筆錢，不知道這筆錢怎麼用法，現在有沒有餘款，如果這筆錢還有餘款，可否撥一部份去救濟西藏難民，請理事長和有關方面洽商一下，這樣也可以振奮人心。我覺得許多事情有時候走間接路線比走直接路線有效，我認為所有各方面與反共有關的任何力量，凡是足以打擊共匪的，我們都要加以利用。大家都注意僑務方面，這確是當務之急，絕對正確，然而海外僑胞的力量，固應重視，但邊境同胞反共抗暴的力量，對於反攻復國的影響，亦不可忽視。因此今後如何加強策進邊疆反共抗暴工作，如何增加蒙藏委員會用以支援大陸邊境反共抗暴工作所需的預算，如何獎勵蒙藏青年子女深造，如何鼓勵各省優秀青年研究邊疆學術，以儲備邊疆反攻的力量，奠定將來光復大陸建設邊疆的基礎，這些都是本會應該研究討論，並建議政府採擇施行的事。

## 賀鳳孫小姐：

我個人對於邊政學會有一個期望，希望多多的舉辦各種活動，除了出版季刊之外，像今天，這種座談會應該多多舉行。

另外我有一個感想，也可以說是對邊政學會的要求，我歷次參加邊政學會座談會，看到出席的名單，內地省份人比我們蒙藏人多，我想這些先進一定是在邊疆地區真正從事於行政的工作者，希望邊政學會無妨請他們把過去從事於實際工作的感想，與實際問題報告出來，我們很願意聽聽，希望邊政學會能够做到。

剛才我聽到這位趙委員說，我們不要過份的本位主義。總理曾說過，革命一定要先有本位主義，才有中華民國。當然壞的習慣，我們沒有意思保持。好像我的話冒犯了趙委員，還請趙委員原諒，今天共產黨在大陸，把一切都劃為一個顏色，共產黨絕不允許有個人本位，他分裂家庭，不許人家有錢，不許穿美麗的衣服，這是消滅本位理想，我今天說話很不對，但是我的意思很真誠。信口說來，還望指教。

## 于君慧小姐：

我是一個邊疆學生，以我學生的立場，我很希望在將來反攻以後，回到自己的家鄉為自己的家鄉做一點事情。可是這麼多年來，蒙藏邊疆一定有很大的變動，不像十幾年前的情形，以我們現在所學的，是不是回去馬上能够應用，實在是個很大的問題，如果我們回去在崗位上工作，所遇到的情況根本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那我們學的那一點就沒有用處了，希望邊政協會能够多供給一點現在邊疆問題的資料，使我們真正了解家鄉到底是什麼樣子，使我們將來回去不至於對自己的家鄉太陌生，以至做不出一點事情。一個民族之所以能够持續下去，必有他根本的精神存在，政治固然是很重要的，可是回去以後，不曉得其真正精神在那裡，不了解其存在的道理，如何能把民族復興起來呢？剛才趙委員講到邊疆的風俗，譬如開闢公路的事情，也被當地人反對，個人認為這不過是過渡時期的一種必經現象，或者不能算是一種很壞的風俗，因為每一個地方，新措施的實行，一定不是很容易便可順利通過的。

個人接到通知很高興的趕來，才知道臨時定的座談題目，希望以後舉行座談會，能事先得知題目的內容。

## 主席：

今天承各位先生發表高見，除在季刊上發表外，謹先謝謝。

## 編輯後記

本期之發行適值革命先烈紀念日，亦為青年節，總統為紀念此一具有歷史意義的佳節，特發表告全國青年書，指示吾人紀念先烈之意義，及全國青年今後應遵循之道路，語重心長，期望無限，至希全國青年於恭讀之餘，並移之身體力行。

西藏抗暴運動迄今倏忽六載，表面上共匪已收到了血腥屠殺的效果，但事實上西藏同胞之武裝反抗行動，迄未停止，消息傳來康巴族的戰士的武裝力量，且較以前更為發展鞏固了，這真是一可喜可慰的消息。本期承蒙蒙藏委員會郭委員長寄囑先生惠賜有關西藏抗暴六週年紀念講詞一篇，光我篇幅，至為感謝。

本期蒙徐東濟先生賜撰「對成吉思汗的新認識」及「對匪俄在內外蒙交界地區發生紛爭的看法」大文各一篇，前者成對吉思汗的功業，分析詳盡，讀之令人感奮，後者為內外蒙交界地區匪俄發生紛爭的分析，關於此種紛爭，國內各出版物，極少記載，致國人對此問題無從獲知其內蘊，識者每引為憾。茲承徐先生根據可靠資料，並依其平日研究所得，條分縷析，內容頗為寶貴，敬祈讀者注意。

外蒙獨立與莫斯科陰謀一稿，為全文之下篇，已讀張先生上篇者，不可不讀此下篇，以徹底了解莫斯科對外蒙陰謀之所在。趙尺子先生所撰「史記匈奴傳譯名新釋」一文，為趙先生精心力作，內容饒有趣味，本期已作結束，希讀者留意焉。

本期因稿擠關係，尚有佳作數篇，未及發表，容俟下期陸續刊登，尚祈作者曲諒是幸！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內版臺誌字第一六四七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  
臺灣郵政管理局新報紙類登記執照臺字第一六二八號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三月出版

中國邊政 季刊

第八期

定價：新臺幣五元

發行人：李永新

社長：周昆田

主編：宋念慈

發行所：中國邊政協會

地址：臺北市開封街三十七號二樓  
電話：二二四〇二

印刷者：清水商行印刷工廠

地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六七號  
電話：四五九二四、四五九二八